

長篇武俠小說

續鷹爪王

鄭証因著

10

鄭證因著

技擊長
篇小說

續鷹爪王

第十集

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作人 鄭 證 因

發行人 劉 彙 臣

出版者 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
勵 力 出 版 社

電報掛號 三一〇九九

分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長篇技擊小說
續鷹爪王目錄
第十集

- 第八十七章 甘雲鳳劍劫鮑子威……………一
- 第八十八章 謀脫身遇阻招魂澗……………六
- 第八十九章 鐵壁峯三小制雙魔……………一六
- 第九十章 讓龍頭龍山關漁場……………二五
- 第九十一章 閔三娘接掌龍山舵……………三二
- 第九十二章 興漁業洗手作良民……………四二
- 第九十三章 觀崔倫兩次起猜疑……………五三
- 第九十四章 衆獵戶舟行逢異事……………六三

續鷹爪王

第十集

鄭證因著

八十七章 甘雲鳳劍劫鮑子威

陸七娘伸手抓住了甘婆子的一隻手哭着說道：「師傅我的命竟會這麼苦，怎麼別的人還能原諒我，放過我，我爹爹竟會這麼狠心，三番兩次的對我下毒手，非毀了我的命不可，怎麼他絲毫骨肉之情全沒有了，我願意爽快的被他一掌打死，我實在沒臉再活下去了，最後他向我身上下手，若不是師傅趕到，我恐怕此時早已離開人世了，師傅不用擔心，我的傷沒有多重不過現在走路越發不俐落了，我真覺得對不起大家，三娘跟余老師完全因為我受了傷，師傅我爹爹這樣倒行逆施，我有什麼臉活着」

甘婆子忙說道：「璞貞，現在不是你說這種話時候，叫你親眼得見，他這種行爲，也很好，你也不必癡心妄想再保全他，我們無論如何對付他也就沒有什麼對不起你了，這兩個惡魔尚未落網，眼前的事不容遲緩了，你聽前山一帶已經被武幫主鎮壓住了，只有這兩個惡魔是未了之局，你們趕緊咬着牙回轉龍山總舵內，到武幫主身邊等待着事情的結果，我想悟因大師等全進了龍山，我老婆子也要去搜尋他們，你知道鐵壁峯最後的結局，關係着許多人的性命。」說到這兒扭頭向甘雲鳳道：「雲兒，你要護送着璞貞、余老師、金七老趕奔前山。」甘婆子又向閻三娘道：「三娘，你的傷還輕些，幫着雲

兒照顧着他們爺兒三個趕緊奔總舵內，我不能再耽擱了。」甘雲鳳道：「阿娘不用管了，你趕緊去搜索羅義鮑子威要緊。」甘婆子提着鉄拐杖如飛的撲奔了鉄壁峯後亂山頭上搜索下去。

這裏甘雲鳳扶着金七老，閔三娘架着余忠，甘雲鳳又架着陸七娘，順着亂石坡一直的撲奔正東奔招魂澗，趕情金七老此次又是九死一生，若不是甘雲鳳恰巧的追到了樹林子前，金七老就得死在鮑子威跟老船戶雷震霄之手。

這個要命金七老他救了陸七娘之後，金七老是懷着滿懷怒火，對於要命郎中鮑子威奮力進攻，要按着金七老一身本領，尤其是他後二十年所鍛鍊的功夫，實已經够了火候，鮑子威雖則這些年也是下着苦功，練自己的一身本領，他們本來就懷着野心，對於鳳尾幫早有除掉武維揚取而代之的惡念，可是十二連環場的事情變生意外，十二連環場雖則毀在他兩人的手中，他們也沒能如願，不過這兩個人的武功本領絕非一般平庸之輩所能對付，可是金七老若是對付鮑子威，以他這一身武功造就，比鮑子威可高得多，無奈他這次傷受得太重，好的雖則很快，可是日期太淺，他的體力那能够恢復像從前一樣，所以跟鮑子威此時一交手，兩個人不過打個平手，這個鮑子威他想取勝也不容易。

他們兩個人動着手，要命金七老可完全用的是絕招了，以大劈掛掌來對付他，現在金七老雖則劈空掌的力量不能像從前那麼施展，究竟他這種手法不同凡俗，要命郎中鮑子威他連折了十幾招，已經知道自己決難取勝了，他漸漸的往樹林子這邊退，金七老口中不住的罵着道：「下流的東西，在七老

子面前只管施展你那些下流手段，七老子再叫你逃出手去，我就是你鮑子威教出來的。」

要命郎中鮑子威他口中也在罵着，此時要命金七老用了一招單劈掌，變化成「鉤掛連環」一掌向他胸前猛打，鮑子威才用右掌向上一封，可是金七老這一掌猛然向右一抖，掌緣向鮑子威的肩頭一掃，卸他的肩胛骨，鮑子威知道這種招數的厲害，他用足了力量，左肩頭向後一甩，腳底下暗中用足了力一踹，他身形斜縱出去，他的招數用得不算不快，可是金七老這種連環招焉能容他再走開，左掌跟着向外一抖，「撲」的一下，打在了鮑子威的後背上，仗着他身形縱得快，金七老的掌力也不像從前，雖則打中了他，但是鮑子威可沒受重傷，這一下他趁勢身軀向樹林中竄去，金七老見已然被他逃脫，口中罵了聲：「七老子跟你併骨了。」金老壽往起一聳身，跟蹤往樹林子裏撲過來。

金七老本來就不應該這麼追趕，還犯了極大的禁忌，身形往這邊一竄，耳中聽得樹林子裏嘩叭一聲響，一枝袖箭正照着金七老的胸前打倒，這一箭打來的實在出乎金七老意料之外，金七老知道鮑子威一手雙梭的厲害，萬也沒想到此時竟會有袖箭打出來，金七老他「啊」的一聲，右掌往起一翻，算是把這枝袖箭打出去，那知道跟着這隻袖箭後兩枝亮銀梭，一上一下，一枝奔金七老的面門，一枝奔小腹，若沒有先前那一枝袖箭，金七老也躲得開他這對亮銀梭，無奈因為閃避那隻袖箭，金七老的身形換不過勢來，金七老，用着力的右掌往自己面門上一恍，身軀可隨着往右一翻，左掌也往下斜劈，那知道已經慢了一霎那，下邊這一枝亮銀梭「撲」的一下打進了金七老左腿的膝蓋上。

要命郎中鮑子威他這種亮銀梭已經經過三四十年的煅練，跟鷹爪王結仇掀起了片風波就完全因為他一隻亮銀梭引起的，他這種亮銀梭打出來，比起閔三娘所打的可就厲害了，這一梭打中，金七老踉蹌倒退，這一梭完全穿進皮肉，金七老在身形往後退之下，一咬牙，把這枝亮銀梭拔下來，一抖手向樹林中打去，可是這次的傷重，金七老身軀也向後倒下來，跟着從樹林中猛竄出一人，一口砍山刀照着金七老身上剝下來，金七老任憑如何勇猛，腿上的傷，血往外竄着，再想招架來人這口刀，已經不成了，金七老在情急之下，他竟自伸手抓這口刀，可是就在這時突然從樹林子東邊一片黑影中，竄出一人，口中發着喊聲，身形往這邊一落，這個人掌中一口劍，照着用刀剝金七老的人背上猛劈下來，這個來的正是俠女甘雲鳳，這個動手對付金七老的並不是要命郎中鮑子威，趕情正是老船戶雷震霄，甘雲鳳若不是在這時趕到，恐怕金七老也就得送命在這裏了。

甘雲鳳這一劍劈下來，更仗着他人沒到先發出喊聲，已經驚了雷震霄，他這口刀趕緊往回一撤，身形往後一翻，用他這口砍山刀往後一探「噲」得一聲，跟甘雲鳳這口劍碰個正着，甘雲鳳往回一撤劍，一個鴿子翻身，這口劍照着老船戶雷震霄二次劈下來，樹林中又是一聲暴喊，殺不盡的東西們「打」他這一個打字喊出，隨着人往外竄，照着甘雲鳳身上又是一梭，好在甘雲鳳已然提防到，他這一劍向雷震霄身上砍，身軀往下一沉，右手的劍一變招，腕底翻云，噲的一聲，把這枝亮銀梭磕飛。

可是倒下去的金七老，他在暴怒之下，更看到樹林中又發出一枝亮銀梭，人也竄出來，這分明是

鮑子威立時就到，自己在這種情形下，決不容易再活下去了，此時恰好這個雷震霄被甘雲鳳的劍逼得往這邊倒着一退，金七老咬着牙猛往起一挺身，他這左腿的傷痕震痛，疼的他通身是汗，可是金七老身軀猛往前一撲，口中還在暴喊着，此時甘雲鳳更在磕開亮銀梭之下，一斜身右臂向這邊一翻，他明着可是迎擊鮑子威，那這口劍順勢一個太公釣魚，劍尖照着老船戶雷震霄面門上一點。

這個雷震霄他是明聽見背後金七老的喊聲，可是前後夾攻之下，他身形往左一恍，刀往起一翻，預備着先把甘雲鳳的劍封開，趁勢反臂一刀，向後面劈，可是已經由不得他的打算了，他的刀往上一封，已經封出了，甘雲鳳劍也撒出去，身形竄出去，要命金七老身形已經撲到，雙掌完全打在老船戶雷震霄的後腦上，雷震霄在一聲怪叫下，已經被要命金七老震死，身軀倒下去，可是金七老也因為力量用得太大了，左腿的傷太重，這一打上了雷震霄，氣一散，已經支持不住，身軀也同時的向旁倒下，疼暈過去，這就仗着樹林這裏只有要命郎中鮑子威一人了，若是再有別的人，金老壽也就得送命在龍山鉄壁峯了。

此時甘雲鳳往前竄過去，他是迎着鮑子威動手，他可知道那個老船戶雷震霄已死在金七老的掌下，金七老也倒在那裏，生死不知，眼前更是這種勁敵，自己要想保全金七老，非得把這個要命郎中鮑子威斷送在自己的寶劍下，不然連自己也活不了，此時鮑子威一撲過來，甘雲鳳是安心和他以死相拚

，這口劍往前一進招，甘雲鳳可把自己一身本領施展出來，甘雲鳳本是家傳的絕藝，他雖則年歲不大，可是隨着甘婆子在江湖上很闖過些年，經過大風大浪，此時這口劍一施展開，用的更是甘婆子親傳他的一百三十六式天罡劍，這種劍招施展出來，真是另具一種威力，這口劍上下翻飛，變化神奇，虛實莫測。

要命郎中鮑子威他是遇上了勁敵，他在江湖上最後這二十年也是專練掌力，像這種人全是懷着極大野心，他的功夫上實有成就，所以他跟三陰絕戶掌羅義一樣，全不肯用兵刃了，現在可吃了大虧，跟甘雲鳳一對上招，只十幾個照面，已經兩次險些把他雙臂斬傷，這一來要命郎中鮑子威也是十分憤怒，他把自己一身本領也盡量施展出來，一招一式，全是往甘雲鳳的致命處下手，霎那間兩下又換了十幾招，要命郎中鮑子威他知道功夫一大，自己出手對付這口利劍，非吃大虧不可了，這時甘雲鳳正是用了手「乘龍引鳳」這口劍向鮑子威的左肩頭猛劈，可是這種式子要完全用虛中實，實中虛，連環招數，這一劍劈下來，鮑子威身軀向右一閃，上半身往下一沉，他是想用「烏龍出洞」式，俯着身軀，抖雙掌把甘雲鳳打出去。

第八十八章 謀脫身遇阻招魂澗

可是甘雲鳳往他左肩頭這一劍，完全是虛招，右手往後一帶劍柄，身軀已經從左往後一翻，這口劍已經傾過來，這種劍招是隨時變化，甘雲鳳翻身帶劍時，更把劍身順勢往外一展，要命郎中鮑子威他本是俯着身軀，往前猛沖，可是甘雲鳳的劍往外這一展，鮑子威就不得不把他的雙臂同右一帶，閃避甘雲鳳的劍鋒，可是甘雲鳳這種招數，變化得快，如同電光石火，身軀一翻，這口劍仍然是原舊式子，照着鮑子威左肩頭上再砍下來。

鮑子威他的身軀可沒有竄過來，甘雲鳳變招太疾，他趕緊的把雙臂向上一抖，斜着往甘雲鳳這口劍上劈，這一來他可上了當，甘雲鳳這一劍往下一沉，可是突然招數一變，往右一甩腕子，劍已經斜着向右往下撤，左手的劍決往外一展，這口劍竟變招爲倒捲珠簾，劍往上一撩，反向鮑子威的左膀旁撩來，這一來鮑子威雙臂一向上封出去，再想往下撤招來不及了，咻的一下，這一劍正撩在了鮑子威的左膀上。

這個惡魔身形猛往右一翻，口中罵了聲：「好丫頭」，他竟在這種負傷之下，仍然施展飛鳥投林的式子，向樹林裏竄去，甘雲鳳知道他已被寶劍所傷，口中也在罵着：「老賊你還想逃」喊聲中，是跟蹤而起，隨着鮑子威的身後也往樹林這邊飛縱過來，可是鮑子威他總是快着一步，他身形往樹林子邊上一落，這個老賊一反腕子，一隻亮銀梭已經倒打出來，甘雲鳳身形還沒落下來，這隻亮銀梭已到

了面前，甘雲鳳肩頭趕緊的向左一恍，身軀用力的向左一沉，掌中劍往起一翻，噠的一聲，把這隻亮銀梭打出去，可是鮑子威已經竄入樹林中。

甘雲鳳在同時更聽到要命金七老那裏發出了喊聲，似乎在罵着：「老賊七老子跟你焉能善罷干休。」甘雲鳳不敢再往樹林裏追了，自己趕緊翻身撲奔金七老身邊，金七老此時已經緩醒過來，忙把寶劍插入劍鞘，俯身拉住金七老問道：「七老，你受了重傷了。」要命金七老扎扎坐起，向甘雲鳳道：「姑娘，那個老賊逃了麼，姑娘你若不趕到，金老壽這條命也就完了，我金老壽到老來想不到見了遍地恩情，我的傷雖重，還要不了我的老命，甘大俠還在那邊，你還快去接應他們，想不到這兩個惡魔，竟這麼難收拾。」說話間金老壽竟扶着甘雲鳳站起來，甘雲鳳這才架着他撲奔到這邊來，跟甘婆子等會合到一處，這才把傷痕收拾一下，這六個人先趕奔總舵的柵門。」

才到了招魂澗邊，程天寵姜秋野兩個人全趕到，看到了余忠陸七娘金七老全帶了傷，程天寵姜秋野全是驚心痛恨，立刻由程天寵吩咐姜秋野，幫着甘雲鳳照顧着受傷人，趕到大柵門那裏他卻順着招魂澗往西追趕甘婆子，搜尋鮑子威羅義，不提這班人撲奔前面總舵，且說頭一個順着招魂澗下來的甘婆子，他提着這條缺拐杖縱躍如飛一直的撲奔招魂澗的西邊，他這可是順着招魂澗的後面一片荒涼的亂山頭過來，這是最陰沉黑暗的地方，甘婆子一路搜尋下來，自己也因為到此時三陰絕戶掌羅義，要

命郎中鮑子威始終不能成擒，甘婆子也是十分着急，自己可是把身形掩蔽着，轉過後面這片亂山頭時，這一帶仍然是陰沉黑暗，一直的到了招魂澗的後面，這也就是鉄壁峯後邊，最荒涼的地方。

甘婆子抬頭往鉄壁峯上看，這種時候越發看不清上面的情形了，就是在白天也只能隱約看到峯頂，甘婆子就心善隱匿在鉄壁峯頭，小弟兄三人他們此時一點動靜沒有，甘婆子更不知道鮑子威羅義是，否又逃上鉄壁峯，現在轉到山澗邊上，甘婆子摸了摸囊中，尚有鉄沙子，自己拈了幾粒，先往停身附近打出兩粒，附近一點動靜沒有，趕緊的一震腕子，用足了力，向招魂澗對面打去，這一帶最寂靜，鉄沙子打出去，對面叭啦的響了一下，可是一點別的動靜沒有，這一來甘婆子可知道他們小弟兄三人全沒在鉄壁峯後，山峯上面既然沒有動靜，一定是上面沒有發作，自己順着招魂澗邊仍然往西搜索過來。

剛到了招魂澗的西邊離着能越過去的地方，還有四五丈遠，甘婆子此番可就仗着多加了一番小心，自己腳底下極輕一點聲音沒有，忽然聽到在前面四五丈外，一片深草一嚮，眼着聽得那裏似乎有人在低聲說話，甘婆子趕緊把身形越發俯下去，側耳細聽。

不過那邊人發話的聲音太低了，發聲處是緊靠招魂澗的邊上，更是緊對着鉄壁峯後面的西北角，此時似乎聽到伏身在那裏的人連說了兩次：「在這里。」跟着從正面邊一片亂石坡，緊靠着一段山溝

旁，草梢颯颯的發着微響，不是仔細辨別，決聽不出是有人在里面移動，跟着從西邊過來這人，已經和山澗邊的人聚在一處，這時聽得一個帶着憤怒的聲音，他的嗓音略高些，甘婆子辨別出還是三陰絕戶掌羅義，聽他似乎喘吁吁的，恨聲說：「子威，就這樣放手，我是不大甘心，我們暫時很可以離開龍山，我還自信有力量來對付這一班萬惡的東西們，你的傷怎麼樣？」

這時聽得果然是個鮑子威回答了話：「除非是叫我骨化形消才算完，不過恐怕還有冤魂纏腿，放開手段打發幾個吧。」他這句話才一落聲，突然在他們停身處的北邊，也是靠着招魂澗邊，噗的發出一聲陰森冷笑，羅義、鮑子威身邊的荒草嘩啦一響，兩個人同時騰身躍起，往西邊縱去，可是三陰絕戶掌羅義身形往下一落，口中在喊了個「走。」字，隨着他這個走字，手中發出一掌鉄彈丸，向北打去，他這種動作是真快，暗器發出，人又縱起身形不停，一直的往西逃竄。

那個鮑子威他也是跟蹤而起，隨着三陰絕戶掌羅義往西逃下去，甘婆子心想這兩個惡魔難道真個要離開龍山鉄壁峯麼，我怎能叫他們就這麼走脫了，自己身形往起一長，可是才半長身，沒挺立起來，突然見三陰絕戶掌羅義跟鮑子威兩個人，身形全是反往回縱，那個羅義他往那片山溝的北邊落去，他很快的把身形隱入深草中，鮑子威也是往回下退，他是往東南這邊一連兩個縱身，那情形也是要把身形隱起，甘婆子看到他們這種忽進忽退的情形可疑，自己就把身形矮下去，仍然伏身不動，靜以觀

變，此時那個要命郎中鮑子威，他往東南這邊一片茂草中一落，這個老賊竟自出了聲，啊的一聲，身軀倒縱起。

甘婆子已經知道他被女兒甘雲鳳，劍傷左跨，這個東西是真厲害，在受傷之下，他這種縱躍的功夫，仍然跟平常一樣，就是他這種倏然閃避身軀倒翻縱躍的功夫，真有獨到處了，他身形往下一落，已經倒退出一丈五六遠，身軀往地上一撲，看他情形是恐遭暗算，可是他身形往下一矮，猝然一長身，趕情他手中已經撈着兩塊石塊，抖手打出，雙臂向前一震之下，人也跟蹤而起，胆量是真大，他竟自往那片荒草中撲去，他所發出的石塊，叭叭的響着，人也撲過來，可是在他身形往這邊一落，這片茂草中如同一縷黑烟，衝天而起，從草里猛拔起來，向南退去。

這個鮑子威一下子撲空，他身形不停往前追，但是他才往前一縱身，在偏着西邊一片荊棘叢中，這次的響聲可大了，瑟瑟在里面好像有什麼盤旋，整整一丈五六方圓的地方，荒草荊棘同時暴響，里面一條黑影，盤旋的這響快，就叫你無法辨別是人是獸，鮑子威身形縱出去，一個鴿子翻身式，他竟自反撲回來，他手中又撈起石塊來，這就因為他的亮銀梭一槽一共是六支，已經用去五支，只剩了最後一支亮銀梭，不肯妄用，要留着作保全自己性命之用，他這種石塊作暗器也厲害，打出的力量非常大，只要落到山石上，石塊就被震得碎石紛飛，此時他又是一連兩石塊，向這片荒草荊棘中黑影打去

，他石塊落下去，此次里邊的黑影竟自向西南竄出去，只要經過之處，所有的荒草荆棘，全像波浪，一般，隨着他所過的地方，向前倒去。

這種情勢是真驚人，趕到鮑子威再往這邊追過來，三陰絕戶掌羅義，他退回來就把身形伏下去，要辨查阻擋自己和鮑子威的黑影究竟是什麼人了，此次這條很矮的黑影向北竄下來，他雖是竭盡目力仔細辨別，仍然不能判明是人是獸，這種情形很怪，不過鮑子威羅義這班人，他們是從來不信有什麼鬼怪妖異，可是自信個人的武功，在江湖中全是出類拔萃的人物，眼前所看到的居然叫他們這無法辨別。

此時鮑子威一猛追過來，三陰絕戶掌他可惜實知道這是有人安心阻擋他弟兄的去路，不准他們脫身，原本他們往西逃，就是使用的詐術，因為這二人從招魂澗南遭到失敗之後，拚命的逃退下來，他們是不敢冒昧的離開招魂澗，兩人在這附近遇合之後，已經一連兩次發現遠遠的荒草荆棘中，有人發話在搜索他們，這兩人因為發話的人離他們很遠，兩個人形跡全那麼嚴祕，現在又知道自己的力量遭到澈底破壞，到現在只有仍用陰謀來對付一班敵手，憑二人的力量，若想着挽回眼前的局勢是不成了。

三陰絕戶掌是故用詐語，帶着鮑子威往西逃，暗中對付他們的人，倒不管是真是假，決不叫他們

走遠了，這一帶山頭的面積太大，地勢荒涼，到處有掩蔽形跡之地，極容易被他們走脫，所以趕緊就在這招魂澗西一帶以輕身絕技，戲弄阻擋，三陰絕戶掌羅義看透了這種情形，不趕緊逃開眼前暗中襲擊的人，恐怕脫身全不容易了，鮑子威身形撲過來，三陰絕戶掌羅義他趕緊抓起一塊石塊來，仍然不現出身形，從深草中一震腕子，叭的這一石塊，正打在鮑子威面前三四尺的地方，鮑子威的身形微一停，三陰絕戶掌羅義已經連着口邊噓噓的輕吹，鮑子威已經知道是羅義在呼應他，一擰身，向招魂澗邊縱過來。

羅義是更不發話，從深草中嗖的一連兩個縱身，斜往南邊出來四五丈遠，脚下不停，微一長身，一個趕浪登波式，已經從山澗邊橫躍過去，這一帶可是最難走的地方，這是鐵壁峯西南角沒有一點正式的道路，鮑子威也跟縱飛縱過山澗來，這種地方就仗着他們已經用很長時間勘查的清楚，所以任憑輕功本領多高，在這一帶知道的不清楚，形勢不是早辨別好，在一個黑夜間就不敢着足，不用說遭到敵人的襲擊，越這片亂石起伏，到處是危崖峭壁，怪石深溝，時時的用縱躍的功夫才能進前，只要你稍一失神，脚底下一個登滑了，就得在這里送了命，三陰絕戶掌羅義，要命郎中鮑子威，過了招魂澗，順着鐵壁峯南一路緊着縱躍出來有一箭多地遠，後面沒有什麼聲音這兩個老賊略微放了心，可是仍然不敢大意，三陰絕戶掌羅義身形落在一座聳立的石屏邊，身形微一停，雙手攏在一邊，低聲招呼

：「子威，我在這里。」鮑子威輕登巧縱到了近前，他可是跨上帶着傷，已經累得通身是汗，氣喘吁吁，鮑子威忙在低聲問：「羅香主，怎麼不趕緊前進，招魂澗那邊所遇的敵手可厲害。」

羅義道：「正爲得有點敵逼迫不肯放手，我恐怕你輕視了他們，說不定也就許跟綴下來，你聽前山一帶寂悄無聲，我弟兄費了多大心血，堆成了這點勢力，現成的送與他人，沒有那麼便宜事，子威，鋼梭打淨了麼？」鮑子威道：「只剩一支了。」羅香主道：「預備在手底下，鉄壁峯下可許要遇到阻攔，手底下是越穩越準越好，這是我們弟兄爭生死亡的一刹那了，緩緩氣，隨着我身形前進，不要遽然出現查看查看形勢，只要我把暗號先打上去，你的亮銀梭可不要空發了，只要上面的飛案下來，那是我們施展最後本領之時，聽明白了定。」鮑子威答了個「是」字，三陰絕戶掌羅義已經騰身躍起，順着石屏的旁邊先往南縱出去。

他每一縱身往下一落，必然是有遮蔽自己的地方，這個三陰絕戶掌羅義他這份狡詐的行動，就叫人難測，忽南忽北，倏進倏退，在這一片亂山頭上，他就是一陣盤旋，鮑子威也把精神振作起來，目光注意着四週，隨着三陰絕戶掌羅義的身形進退，絲毫沒有阻擋，不大的工夫已經到了鉄壁峯前偏着西南的這片亂石頭，三陰絕戶掌羅義，首先把身形隱起，他兩個恍身隱蔽之下，連鮑子威全找不到他隱匿的地方了，此時這片鉄壁峯前，越發的陰沉黑暗，總舵做廳那邊，火已熄滅下去，對着鉄壁峯的

那個椽桿號燈也沒有了，這個三陰絕戶拿羅義，也靜靜的伏身片刻，手底下不住的摸着小石頭子，變換着方向往外打，一連打出去六七次，靠這片亂山頭以後高坡下，靜悄悄，只有一陣一陣的山風括得草木發着微響，一點人跡看不到。

這種情形越發叫羅義怒火中燒，咬牙切齒，水旱兩面不下兩千多人，這種情形看來除去當場死傷的，完全被敵人收拾鎮壓，完全一個再沒給自己賣命的了，他越發恨得要想法子報復，把龍山鉄壁峯整個的覆滅了才解恨，此時他身軀悄悄的移動，順着面前的一片斜坡，往下一滾，往外一騰身，已經從兩丈多高的地方竄下來，往石坡下一落，身軀一伏，又仔細的往四週辨別一下，他貼着石坡下，輕輕幾個縱身，已經到了鉄壁峯當中的山壁下，這個羅義他此時施展開輕身術，還是他走熟了的地方，嗖嗖的順着懸崖峭壁往上猛撲，到了十六七丈的地方，這里可沒有着脚之地了，他把一支蘆笛，早預備在手中，腳底下登到一塊凸起的山石，就在這身軀搖搖欲墜的一剎那間把這支蘆笛向上面連吹了三下，這種聲音可無法掩蔽，他可是趕緊的一翻身，往下倒蹤，下半截山峯，能够猛升這麼高，也是仗着一口氣的輕功，此時他身軀重往下翻，完全取左右橫縱的力量，往下翻着，耳中已經聽到峯頂發出了回聲。

第八十九章 鐵壁峯三小制雙魔

三陰絕戶掌羅義，可已經到了下面，他仍然順着山壁的底下，往南一連三個騰身，向石坡這邊撲過來，口中噓的吹了一下，鮑子威在石坡上答了聲，他趕緊輕輕一翻也溜了下來，此時三陰絕戶掌羅義兩眼注定了鐵壁峯上面就在此翻下來的一剎間，上面已經有了動靜，不是知道上面情形的，可辨別不出這種聲音，咕嚕嚕的如同雷打過的尾聲，聲音不大，可是連續響着，三陰絕戶掌羅義向要命郎中鮑子威低聲說了「走」字，他頭一個已經騰身躍起順着山壁下往南竄過來，要命郎中鮑子威也是蓄勢以待，跟蹤往起縱身，在他身形縱起剎那間，耳中聽得，他停身的石坡上面哼的一聲，這個鮑子威身形可縱出來，他明明聽到這種聲音，可是他決不同身，決不查看，隨着三陰絕戶掌的背影，倏起倏落往這邊猛撲過來。

三陰絕戶掌羅義已經到了鐵壁峯前，也剛要往起聳身躍升，他們這種地方所預備的盤繩絆索，也得他們來使用，上面垂下來的這條巨索可以是直通到鐵壁峯底下，他們是固定的尺寸，這條巨索下端也有重東西墜着，用環子從山峯頭一株最高大的古樹杈子上面按着的滑車往下放這條巨索，有一定的尺寸，離着地有十四五丈，巨索就不再往下放，這種情形下面這十幾丈懸崖峭壁沒有輕吊提縱術超羣

出衆的功夫，也不能利用這條巨索，這一段你就上不去，三陰絕戶掌羅義身形剛要往起翻，突然從兩邊猛縱起一條黑影，正向羅義面前撲過來，口中却招呼着：「老賊，吉時已到，你還不同去麼。」這個人往面前一落，抖掌就打。

三陰絕戶掌羅義雙臂向左一抖，身形騰起已經向東縱出兩丈多遠一斜身，隱約的看到這個人一身短衣，頭上是扣着一個極大的草帽子，整個的臉全隱藏在草帽子下，要命郎中鮑子威他此時突然的往前一蹿身把全身的力量灌到了雙臂上，趁着三陰絕戶掌羅義往東閃避縱身間，他可是照着這來人胸前打到，他這種式子攻的非常勁疾有力，尤其他隨在三陰絕戶掌羅義身後往鐵壁峯當中這段撲過來時，緊貼着山根底下身形輕地方又黑暗，他這種襲擊，自認爲此人准死他掌下，鮑子威雙掌打到，手指已然沾到這人胸前的衣服，此人突然一個凹腹吸胸，上半身微往後一縮，一個蓮台拜佛式，雙掌從下面竄上來，往鮑子威的兩腕子裏一穿，猛然向外一炸，鮑子威的雙臂被炸開，這個人跟着往前一抖掌，是正向他還敬這一招，整個的向鮑子威胸前打過來，這三陰絕戶掌羅義他往外一縱身，可是反撲回來更疾，雙足往東邊一落，身軀往下一矮，再往起一長身，雙足一頓反撲了回來，往這邊一落，他這隻右掌，照定了這個人的右臂上向下猛切，這一來把鮑子威救了，鮑子威身形往後倒縱，羅義這一掌劈下來，這個人猛然身形向右一帶，雙臂撤回，口中喊着，「孽障，」一個黃龍轉身式，身軀由左往

後翻轉，左掌掄起來，照着羅義的左耳輪擊來，羅義往右一幌頭，身軀往下一沉，口中喊了個「打」字，他一個懶龍伸腰式，雙掌從右往左猛一抖，上半身也隨着向左探，奔這個人右肋下小腹上打到。

這個人一掌劈空之下，猛然一甩頭，向左一幌身，身形順着山壁下向南竄出五六尺，這個羅義他竟自猛往前一聳身，喝聲：「你那走，」身軀縱過來，右臂向前一探，右掌是駢二指向這人的面門右眼上戳，可是口中在喊着「打」字，左掌也穿出，奔這個人的胸口下橫擊來，這個人身軀向右一沉，跟着橫身，一個野馬分鬃式，讓開羅義的右掌，他自己也用右掌向羅義的左手脈子上切下來，可是羅義在此時他不想動手了，他是以進爲退，用這兇猛的式子，這麼厲害的手法，向這個人猛力進攻，此時他突然向左一幌肩頭，腳底下已經用足了力，騰身縱起。

那個鮑子威他已經順着山壁上蹿升，羅義身形縱起也是往上竄，口中却在招呼：「子威預備，」鮑子威已經上去有七八丈，三陰絕戶掌羅義身形不停也蹿升上四五丈來，此時那人竟自退過來，口中在喊着：「孽障們，還想往那裏逃，下來吧。」這個人喊聲中，身形躍起也往山壁上撲來，羅義鮑子威身形往上縱着，他向右移動的一刹那間，竟發出一聲狂笑，一抖手，隨着身形往起縱，已經用出一掌鐵彈丸，向下面這人打下來，這二人果然被逼得脚底下一踏壁倒翻下去，可是這人好像不甘心，他往下一落，口中尚在招呼：「破銅爛鐵不全給我留下，想上天，不成，」這次這個人却斜偏着南邊

避開羅義鮑子威往上擡升後，橫隔着三四丈遠，竟也輕登巧縱往上猛撲。

此時要命郎中鮑子威頭一個已經到了巨索那裏，他伸手把巨索抓住，往上盤上去一丈五六，身軀停住，口中却在招呼：「羅香主你只管上來，我打發他，」三陰絕戶掌羅義用力往上騰身，一連兩個縱身也抓住了巨索，可是這個人從南邊竟也翻上有十丈多高，竟斜着向巨索這邊橫撲過來，鮑子威此時他左手抓住巨索，腳底下也縮緊了，右手握着最後的一支鋼梭，這個人相隔也就是不到三丈遠，鮑子威一聲狂笑道：「送死的東西，你給我滾下去吧」這次他是賭準了這個人的上半身，腕子上已經用足了力量，嘶的一股子風聲，鋼梭向這人的胸前穿去，蘆笛跟着也吹起，這條巨索竟自向上很快的升起，追趕他們這個人「哎喲」了聲，只聽他還在喊着：「可要了我的命，」希噓嘩啦的一片土石墜落之聲，這個人竟向山峯下落去。

三陰絕戶掌羅義，要命郎中鮑子威被這條巨索帶着順着山峯平滑的山壁，向上徐徐升起，剎那間已經升起又有十餘丈高，離着上面可還有十四五丈，這條巨索忽然停住，鮑子威他是在羅義的頭頂上面，巨索這一停住，他趕忙的把蘆笛又吹了兩下，就在他蘆笛聲剛落下去，這個鐵壁峯頂，突然間，乓乓連響了三聲，三支衝天旗花，帶着一溜火星，向天空中鑽去，黑沉沉的峯頂，看看是特別清楚。

這一來三陰絕戶掌羅義要命郎中鮑子威兩人不由的全呀！了一聲，鮑子威向羅義招呼道：「這是什麼道理」，「羅義恨聲說道：「子威我們毀了！」就在這話聲中峯頭上更連起一堆烈火，在上面燃燒起一個高大的柴堆，烟火騰騰，火苗子竄起丈餘高，就在火光湧起下，上面忽然現出三個人的身形來，此時三陰絕戶掌羅義跟要命郎中鮑子威這兩人停身處，離着上面還有十四五丈，可是上面火光很亮，看得清楚在山峯的邊上站着三個少年，羅義鮑子威仔細辨認之下，已經認出，上面三個少年兩個是天南逸叟武維揚一手成全出來的沈阿英，沈阿雄，那一個却是天罡手閔智的姪兒閔熊，這一來羅義鮑子威這兩個人萬也想不到這三個後生晚輩竟有這麼大胆量，偷渡招魂澗，強登鐵壁峯，置自己於死地，自己留在峯頭上的尹福一定是已經遭了他們的毒手。

此時這兩個人全停身在山峯半腰，上不來，下不去，任憑你有天大本領，也沒法施展了，此時上面那個沈阿雄提着一口刀，站在上邊那顆大樹旁，一手握住了那根巨索，那口刀搭在巨索上，那個情形分明就要把巨索砍斷，沈阿英却探着身子向下面招呼：「羅香主，鮑香主，二位老師，今夜的事，我們小弟兄也迫非得已，龍山鐵壁峯兩千多名舊日弟兄，以及江湖上一般主持正義的人，生死全在二位老師傅手中，二位老師傅也過分的手狠心毒，這兩千多人，眼看着要全毀在二位老師傅的手中，我們弟兄冒死強登鐵壁峯，請老師傅們可以對兩千多人放手罷，到現在勢成騎虎難下，我們不得不這麼

做了，羅香主，鮑香主，你回頭看，鐵壁峯下所有的人，已在等候着二位香主，事情可以做個了斷了，二位香主，若是仍然要想闖上鐵壁峯，我們也只好跟香主們作宿世的冤家了，只有向這條巨索上探刀，二位香主在江湖上闖蕩一生，最後落個粉身碎骨豈不可惜，聽晚輩們相勸，把二位香主送下鐵壁峯，一切事狠好解決，只要二位香主能够退後一步想，就是武幫主，也不肯相逼太甚，二位香主還是下去吧。」

這個三陰絕戶掌羅義，要命郎中鮑子威，兩個人各自仗着一身驚人本領，不論在十二連環場鼎盛時代，以及失敗後，他們兩個人始終是看不起江湖道上一般人，這兩個人不論遇到什麼大風大浪，沒有畏懼，決不縲一縲眉頭，如今想不到被這三個無足輕重的後生晚輩制住了，這兩個人真是羞愧死了，此時他們更回頭看到下面，緊對着鐵壁峯隔着六七丈遠，已經有一片燈籠火把，當中更站着一班人，羅義鮑子威看到這班人，越發得不能忍耐了。

當中站的正天南逸叟武維揚，他身旁是站着兩人，左邊是個身量很高的老尼姑，穿着灰色僧袍，光着頭頂，兩道長眉毛，看這情形年歲很大，在武維揚的右邊，站着一個窮老道，往右邊排下去，是鐵拂塵悟因大師，跟甘婆子，程天寵，這一班人，左邊尚有一個僧人，可不是少林僧慈慧禪師，這裏邊的人雖則始終有沒會過面的，可是羅義鮑子威已經猜測出，這是鐵簞道人，多指大師，那個和尚就

猜測不出了。

羅義鮑子威到此時知道絕望了，這班人全出現在龍山鐵壁峯，自己焉能再逃出手去，此時天南逸叟武維揚高聲招呼道：「羅香主，鮑香主，我們的事到此時可以做個最後的了斷吧，武維揚決不做趕盡殺絕的事，二位香主，你們也過分的手狠心毒了，若不是鐵叢道人，多指大師，少林寺的大悲僧拔刀相助，此時恐怕我們這班人早斷送在前面做廳內了。」

武維揚剛說到這兒，從後面轉出兩個人，正是少林僧慈慧禪師，跟黑煞手方冲，這兩人全帶着傷，神情上狼狽異常，他們趕情在武維揚已經鎮壓住前後山一班黨羽後，武維揚遂帶着他們到做廳前，叫他們親眼看羅義鮑子威陰謀毒辣的手段，只問他們是否知道羅義鮑子威做廳裏所佈置的陰謀手段，這一來慈慧禪師，跟方冲是又慚愧又痛恨，羅義鮑子威心術也太惡了，他這種陰謀手段，對於慈慧禪師方冲兩人的面前，照樣隱瞞着，這就是他們安心想把這班人也照樣的斷送在做廳內，拿着慈慧禪師方冲和他手下一班黨羽，做了誘敵之餌，這種萬惡的手段，慈慧禪師跟方冲任憑心術多麼不正，也不能忍耐了，所以在武維揚面前低頭認罪。

本來當日十二連環場他們隨着武維揚，雖則也照樣的一場慘敗，可是武維揚沒有對不起他們的地方，鮑子威羅義如今竟用這種萬惡的手段，對付一班幫忙的朋友，所以這兩個人是萬分痛恨，跟隨豈

鐵壁峯前，看到這兩個惡魔，已經懸身在鐵壁峯制服在人家的手下，這兩個個人趕緊闖過來。

少林僧慈慧禪師高聲喝罵道：「羅義鮑子威，我們弟兄跟你有何仇何恨，你竟要把好朋友也斷送在敝廟內，羅義鮑子威你們這般萬惡的心腸焉能不遭惡報，」黑煞手方冲也罵道：「羅義，鮑子威，如今我才認識了你這兩個萬惡東西，全是禽獸的行爲，老師傅們沒死，看着你們遭報了。」羅義鮑子威此時被他們罵着也無法還口了。

羅義却高聲招呼道：「武維揚，你用不着跟我們弟兄弄這種假慈悲，你這種手段，我老頭子看慣了，你能够容誰老師傅們落到最後的失敗，這算是命裏該當，這就叫勝者王侯敗者賊，不過羅義鮑子威跟你姓武的冤仇深結，宿世難消。」他說到這句，這條巨索已在震動，上面的沈阿英，沈阿雄閃龍，已經動手把他們往下送，可是三陰絕戶掌羅義他手抓着巨索，高聲向鮑子威招呼道：「子威，大丈夫做事，能成則成，不能成則放手，我們弟兄難道真個落在他們手中，臨死前受到他們凌辱麼，子威，算了吧，不要忘了，羅義鮑子威寧死不辱，弟兄們同生同死，到也覺得痛快，子威，老哥哥先走一步了。」他話聲中猛然雙足一踹山壁，身軀離開巨索，從二三十丈高的地方落了下來，砰的一聲，已經掣在鐵壁峯下，腦漿崩裂。

這邊所有的人全是同聲驚呼，這時那個鮑子威，他也在一聲高喊，順着山峯滾了下來「撲」的一

聲，也摔在山峯下，一片荒草中，此時却有兩個人，如飛的跑過來，一個撲奔，三陰絕戶掌羅義，一個撲奔要命郎中鮑子威，這兩個人全是撫屍大哭，武維揚等在一片燈籠火把下，也全過來，查看兩個哭的人，一個是陸七娘，他們無論如何反目成仇，總歸是有父女之情，可是那一個在鮑子威屍身旁哭的，就令人可疑了？在燈光下，仔細看時，趕情正是橫江龍崔倫。

武維揚看到這個崔倫這麼哭，可就有些疑心了，厲聲喝斥道：「崔倫你趕是認爲鮑子威死得冤枉麼，龍山鐵壁峯的事，是有目共睹，你看得清楚，過去的事，可以不提，現在這龍山鐵壁峯若不是有西嶽派淮陽派，少林僧這麼破死命暗中相助，龍山鐵壁峯恐怕因爲他兩人要拿血洗過來了，你這麼哭是什麼理由。」

此時這個崔倫趕緊把淚拭了拭，轉過臉來，向武維揚面前一跪，他看了看武維揚，和站在旁邊的悟因大師跟甘婆子等，他悲聲說道：「武幫主，你無論如何也得寬恕我，鮑香主的確是死有餘辜，罪不可恕，只是我崔倫跟他的關係太深，我是他一手成全起來的，我崔倫父母的生養死葬，以及我娶妻生子，全是鮑香主的恩待，我個人受他大恩，絲毫未報，我不管他如何做惡，我不能做忘恩負義的人，幫主，老師傅們，多恩與我崔倫吧，求幫主還要賞他一口棺木，他身後的事，我崔倫情愿料理他一切，一切費用，由我崔倫自己來担負也應該。」

第九十章 讓龍頭龍山闢漁場

武維揚一聽他這個話，更見他說完了話連連叩頭，武維揚不止於不怒，反倒十分贊嘆，這個崔倫是個有良心的人，這是他個人感恩報復，不能再責備他了，武維揚說道：「原來如此，崔倫你倒是有良心，你稍等一等，必要把他們這兩個屍身棺殮掩埋，」甘婆子等一般人也全對於這個崔倫認為他是一個狠義氣有天良的人，此時看到這個鮑子威正個的臉全拿血染了，那邊甘雲鳳已經把陸七娘勸的站起來，陸七娘也是向武維揚要求，把他爹爹的屍身入棺木成殮，掩埋，武維揚忙說道：「這些事你不用再就心，我武維揚決不是那鼠肚雞腸的人，我可決不是假慈悲，人死不結怨，我武維揚雖則跟他弟兄發生許多誤會，但是我自認為沒有深仇大怨，我萬想不到他們會這麼對付我，現在，是恩是怨，已經一筆鉤消，我憑能對他們死後再有仇視之心，你等待着，必然要好好的安排他們身後。」陸七娘流着淚謝過幫主的慈悲。

此時鐵壁峯頭的沈阿英沈阿雄和閔熊兒，他們已經從巨索上面下來，小弟兄三人看了看三陰絕戶掌羅義，要命郎中鮑子威兩人的屍體，全倒在荒草上，沈阿英沈阿雄和閔熊兒，一齊的向陸七娘面前道歉，請陸七娘不要怨恨他們，陸七娘拭了拭淚，忙向小弟兄三人道：「你們弟兄不要再介意，他雖

是我的生身父，我的悲痛是另一件事，我決不會那麼糊塗，小弟兄三人到了武幫主面前，武維揚忙的向沈阿英沈阿雄道：「很難為你弟兄了，在金山寺別後，我對你們的情還要招待，多蒙大師們慈悲，我武維揚完全覺悟了，阿英阿雄你們弟兄能够這樣做，不枉我武維揚成全你們一場。」更向閔熊兒道：「熊兒，我的老眼不花，你終歸是不可限量的少年，我對得起死去的閔老友了。」

閔熊兒忙答道：「幫主，這場事全仗着阿英阿雄兩個哥哥的領帶，我才能爲這場事出這點力，我求幫主別叫我們弟兄再離開」。武維揚點頭，甘婆子一旁說道：「武幫主這真是後生可畏，我們這班人不要倚老賣老了。」多指大師向鐵箠道人看了一下，彼此笑了笑，跟着望鐵壁峯前看了看，多指大師向鐵箠道人道：「道友，這就叫善惡到此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任你狡詐多謀，但是逞凶做惡的人，總歸是難逃公道，道友，這裏事我看我們無須再管，隨老尼先走一步吧。」

武維揚忙說道：「大師跟鐵箠大俠，爲這場事發大慈悲，盡了極大的力量，爲蒼生造福，保全了千萬人的性命，大師們何不再留半日，武維揚是言行一致，我在金山寺後所說的話，我決不會變更，我在龍山鐵壁峯決不留連，我盼大師們看着我武維揚做個最後的交待，大師們也落得功德圓滿，不好麼？」鐵箠道人道：「武幫主，我們深信你一切事，已經灰心，至於你鳳尾幫的事，我們不願多管了，這麼辦，請悟因大師留在這裏，叫他參與你鳳尾幫做最後結束的盛典，也好叫他照顧着泗水船幫，

我們還是先行一步了。」

那個醉和尚大悲僧也向武維揚，甘婆子等告辭，武維揚忙向大悲僧道：「這位大師你怎麼也走，我武維揚不便再向你說感謝的話了，我請你等我把這裏事情交待之後，我要請大和尚痛飲一番。」大悲僧含笑說道：「你倒是應該請請我和尚，不過這裏已不是我們暢飲之地，武幫主你走到那裏，我自會找你，你大約還是回那個老地方麼，咱們那裏見吧。」可是他跟着向慈慧禪師道：「慈慧師兄，我看你隨我走吧，這裏不是我們留連之地了。」慈慧禪師此時羞得已經抬不起頭來，那還敢答話，多指大師，鉄囊道人，大悲僧，立刻向這一般人告辭，帶着慈慧禪師，不走前山，却向鉄壁峯後谷如飛而去。

此時悟因大師向武維揚道：「武幫主，不要耽擱，天可就要亮了，我們趕緊得到前面，因為泗水船幫不能在江面上再停留了，他們得趕緊進鷺頭蕩，避開耳目。」武維揚點頭，此時那個橫江龍崔倫，他竟自找來兩領蘆席，把羅義鮑子威的屍身掩蓋，武維揚遂把崔倫招呼到面前，告訴他，這兩人的身後就叫你一手辦理，武維揚更因為現在全山尚沒查抄，自己從身邊取出錢來，交給他，告訴他打發一隻船出去買兩口棺木，趕緊把羅義鮑子威成殮起來，就把他們埋在鉄壁峯前，免得叫他們屍身暴露着，崔倫忙說道：「謝幫主的恩典，不過我出不去鷺頭蕩。」武維揚忙向悟因大師道：「這件事就煩

大師派泗水船幫一隻船送他去買辦棺木吧。」悟因大師道：「正好，我也得調度我們船隻，往鸞頭蕩裏面退。」武維揚說了聲：「大師就多辛苦吧。」因爲何守忠帶傷途吩咐閔熊兒，代掌天鳳旗令，向閔熊兒道：「你帶着天鳳堂旗令，到鸞頭蕩，招集所有本山船幫的弟兄，鸞頭蕩那裏交給泗水船幫守護。」閔熊兒答應了聲，他帶着天鳳堂的旗令跟隨悟因大師趕奔鸞頭蕩口，這裏那個黑煞手方冲見少林僧慈慧禪師已走，他自己也覺得羞憤難堪，他也趕緊向天南逸叟武維揚告辭，他自己認爲趕緊離開這裏，從此後不止於再多管江湖上的閑事，自己要回轉故鄉，安分守己的去過那鄉下的歲月，武維揚也不便再挽留他，自己也是回心轉意的人對任何人也願意寬解釋怨，所以趕緊把他打發走。

武維揚帶着他這一般人一同回到前面，現在連這座敝廬已經完全被燒毀，武維揚把唐鶴籌釋放焦宏在當時看着他們受傷很重，可是現在也能行動了。現在對於他們還不再監視，任憑他們隨自己的心意去留，武維揚這種心意打算的很好，就是認定了他們在三湘一帶，已經造下無邊的罪孽，自己此番在龍山鐵壁峯，完全要爲他們將來安排好一條正路，只要現在還想逃去，那可完全是自甘暴棄，恐怕走在那裏也沒有他們立足之地了，此時吩咐唐鶴籌焦宏帶着一隊弟兄，就在這片已被火焚的敝廬前，佈置起來，在這裏擺起香案來，點起兩支蠟燭，武維揚叫弟兄們，在香案兩旁設了坐位。

跟着鐵佛摩悟因大師已經從鸞頭蕩回來，現在外面由泗水漁家籠雲形，他把江面上的船隻完全撤

蓬霧頭蕩內，這一夜間，這裏一隻船沒走出去，就算完全被監視住，所有這裏的一般黨羽們，他們絕不肯再生異心了，此時閔熊兒用天鳳堂的旗令，調着一般黨羽一同到總舵聽令，大隊的人全往裏走進來，他們現在別說是算不容他們逃走，就是有逃走的机会，他們也不敢走了，因為武維揚這一出現，別看他過去從十二連環場失敗後，弄得沒有立足之地，可是他終歸是掌着鳳尾幫龍頭總舵，有那種威力，現在只要逃出去，恐怕是自找死路，他有力量把你追回來，所以現在一個個俯首聽命。

來到總舵柵門內，他們全一排一排的順着這好幾十丈長，廿多丈寬的敞廳前站好，武維揚請悟因大師，甘婆子，程天寵，姜秋野，在兩邊落坐，更叫沈阿英，沈阿雄，閔熊兒，把小銀龍何守忠，魚鷹子崔雲，秦小峯手中所持的三堂旗令全接了過來，叫何守忠等也在旁邊落坐，因為他們也不是鳳尾幫中人，其餘的人，全分兩行站立，現在陸七娘跟余忠，全是強自掙扎，帶着傷站在一旁，要命金七老，一來因他的傷重，再者因為他不願意再參與鳳尾幫的事，已經把他送到敞廳後面一間房屋中，這時武維揚見這敞廳前連兩的山崗上人全站滿了，武維揚趕緊地把一束面香點着，插在爐中，武維揚此時也是帶着傷，強自掙扎，叩頭行過禮。

轉身來站在神案的當中，面向着前面所有鳳尾幫舊日的弟兄們，高聲說道：「弟兄們久違了！武維揚此次來到龍山鉄壁峯，事情是迫非得已，武維揚實沒有臉面再見一般好弟兄了，十二連環場既不

是毀在淮陽派西嶽派手裏，也不是毀在浙南水師營，緝私營手內，完全毀在我鳳尾幫自己人之手，這件事，完全是現在死在鉄壁峯下的鮑香主，羅香主，他們出賣鳳尾幫，獻出十二連環場的道路祕圖，才把十二連環場弄個一敗塗地，我武維揚過去總有處置不當，叫弟兄們有不滿之處，但是我一切事全爲得個大鳳尾幫，我武維揚絕沒有自私自利，我對於任何人沒有深仇大怨，就是不滿意於我，也應該對付我一人，可是他們竟是要把整個的鳳尾幫，一手覆滅，從那時斷送了多少人的性命，我武維揚沒有力量保全我一手中興起來的事業，所以我抱着萬分慚愧，對不起弟兄們，對不起死去壇下弟子，我個人在無可如何之下，潛蹤隱跡，這是我對不起的地方，我萬想不到羅義，鮑子威趁着長江大水災之下，在龍山集合鳳尾幫舊日的弟兄，他要替我武維揚重建鳳尾幫，再立內三堂，他們真能這麼作，爲鳳尾幫保全殘餘的力量，我武維揚只有感謝他們，只是他們弟兄兩人在三湘一帶，所行所爲，完全推翻了鳳尾幫的幫規壇戒，焚、燒、殺、掠、無所不爲，他們這種用心，實在是天地難容，所有鳳尾幫一般舊日弟兄，只要一入了龍山，就算是永遠的沉淪下去，再難振拔，每一個人全背着一身罪孽，只要離開龍山就沒有你們立足之地，閔三娘等隱跡在藍山九華岩，目睹他們這種情形，再難忍耐，這才伸手來對付他們，可是閔三娘空懷壯志，力不從心，幸而有甘大俠等，也到了三湘，淮陽西嶽派兩派的前輩，也因爲這兩個人居心險惡，他們兩人要在江湖道上造下無邊的罪孽，所以此次鉄震道人，

多指大師，悟因大師，少林僧大悲禪師，這般人共揮義劍，爲江湖上消除隱患，我武維揚本沒有臉再來見舊日的弟兄們了，可是在鐵籠道人等大義相責之下，我不能不來收拾這盤殘局，此次的事我也無須再細說，所有這一般人跟三陰絕戶掌羅義鮑子威，沒有一個有個人的私仇，個人的舊恨，他們捨死忘生，來對付這兩個強敵，是爲了什麼，就以眼前這三個小弟兄，偷渡招魂澗強登鉄壁峯，這是多麼危險的事，他們奮不顧身終於把這兩個惡魔制伏在鉄壁峯，可是他們也正爲得不忍叫鳳尾幫殘餘的弟兄們，全陷身於萬劫不覆，這種行爲，弟兄們也應當敬佩，不能再存仇視之心了，過去的事，叫他全成爲過去，我武維揚自身所造成的遺憾，全無法挽回，我焉能再苛責弟兄們，在三湘一帶所行的不當，但是未來的事，我深盼弟兄們反省一下，鳳尾過去絕不叫人作惡，焚、燒、殺、掠、姦淫搶劫，爲我鳳尾幫所不容，弟兄們想想在三湘所作所爲，以幫規來論，還能活麼。我願意跟弟兄們重作新人，已經集合在這裏的，絕不叫你們再流落四方，不過我武維揚已經立下誓，要完全放手，現在我要把鳳尾幫這點殘餘的力量，另托付一人，叫他繼續掌管幫規，壇戒，鳳尾幫在明存實亡之下，叫他另換一番面目，閻三娘是過去閻香主的夫人，雖屬女流，是一個文武全才，我武維揚已經決意把鳳尾幫分付到他手中，弟兄們可不要誤會，鳳尾幫絕不像過去的行爲了，因爲從此時起，三年內不准再收入新弟子，就爲得使鳳尾幫劫後餘生，所有逃亡各地的弟兄們，不致於再流落四方，無投無奔，龍山鉄

壁峯這地方，形式很好，水港的地方也大，山上看着是荒涼，實在有生產，從此後在這裏開辟一個大漁港，所有的壇下弟兄，全要自食其力，安份守法，也不會再受官家逼迫，凡是鳳尾幫舊日的人，只要不存着強梁霸道之心，巧取豪奪之念，投到這裏，就收容，弟兄們要不知道，鳳尾幫的過去，就全是一般受壓迫的人，無法立足，才在鳳尾幫壇下來效力，你們從正道上把力量養足了，不止於不擾亂商民百姓，正應該為一般被貪官污吏，土豪惡霸所壓迫的人，盡些力，保護他們，為他們雪不平，不過這種事必須自身的力量養足了，才許那麼作，弟兄們可願意把逞強作惡的事，完全放手，以辛勤血汗立現在的根基，謀將來的安樂麼？」

武維揚這番話說得了，所有這些弟兄們齊聲高呼：「我們不願意在刀尖子上滾了，願意遵從幫主的命令，洗手作良民，有那不願意的只管叫他走，幫主這是為我們謀未來的幸福，我們情願在閩夫人領導下在船幫殖漁業，開林場，墾荒地，我們不犯法，吃碗安全的飯，誰還會來侵犯我們！」這一片的呼聲，歡聲雷動，這時悟因大師，甘婆子，全趁這個機會，對這般弟兄勸勉了一番，武維揚把三面竹符拿起，雙手捧着，向閩三娘送過來。

第九十一章 閩三娘接掌龍山舵

龍山鉄壁峯，在三陰絕戶掌羅義，要命郎中鮑子威這兩個惡魔殲滅之下，所有龍山附逆的黨羽，也全被鎮服住，天南逸叟武維揚他早已拿定了主意，自己不再存那種貪心妄想，並且個人也真個悔悔前非，更看到沈阿英，沈阿雄，閔熊兒三個小弟兄，爲了龍山鉄壁峯這件事，他們捨死忘生，偷渡招魂洞，強登鉄壁峯，真是智勇兼全，這三個少年有這麼堅強的毅力，將來實在是不可限量，武維揚是安心要成全他們，尤其是閔三娘，他此番雖則有些不度德，不量力，但他宅心正大，實抱着一番保全鳳尾幫，不願意叫他落萬世罵名，總算是有這一般風塵異人，暗中盡力相助，龍山鉄壁峯只消滅了兩個首惡，保全了兩千多人的性命，使江流不致變成血水，他實在是對鳳尾幫有大功，武維揚更願意趁著這個機會，澈底整頓殘餘的鳳尾幫舊部，另走一條正大光明的道路，轉變官家歷來的仇視，暗中却仍然保全了鳳尾幫在江湖中的潛勢力，所以立時在被焚毀的敝廳前，擺香壇，把總攬鳳尾幫龍頭總統的大權完全要交與這個閔三娘柳玉蟬。現在天南逸叟武維揚已經把三面竹符捧起送向閔三娘面前。

閔三娘嚇得驚慌失色，身軀往後退着，忙向武維揚道：「幫主，我柳玉蟬天胆也不敢接這種重任，幫主，並不是我柳玉蟬在幫主面前作做，我一個女流，尤其是我過去在鳳尾幫更沒有忠實效過力，

先夫去世，我雖則追隨幫主身旁，稍盡過一點力量，可是我並沒有那種力量能夠幫助着幫主重建鳳尾幫，連先夫的命全不能保全，被迫的流亡四方，沒有立足之地，此番龍山鐵壁峯的事，我作的很冒昧，實在因爲不知道幫主的下落，我明知道我們的力量薄弱，可是事在我們面前，我們豈忍看着三陰絕戶掌羅義，要命郎中鮑子威等把鳳尾幫死的活的，全置於萬劫不復，我這才不顧生死，跟這般惡魔盡力周旋，如今全仗着一般武林前輩，跟武幫主親自出頭，把這場事圓滿的收拾下來，挽回鳳尾幫的劫運，正該由武幫主親自處理一切，收拾人心，爲一般舊日弟兄謀將來的出路，我柳玉蟬情願自始至終，爲幫主效力，生死禍福均非所計，幫主不要強人所難，我柳玉蟬決不敢從命。」

天南逸叟武維揚，此時雙手仍然托着這三面竹符，聽到閔三娘所說的話，他決不是假意推辭，武維揚眼望着鉄拂塵悟因大師，甘婆子等，這時閔熊兒却走過來，他因爲武幫主僵在這，這一來事情不好辦了，閔熊兒也知道嬌娘決不會答應，他想把武幫主手中的木盤接過來，遂說道：「幫主，事關重大，要從長計議，請幫主先放下。」

武維揚搖了搖頭道：「不要你管，我拿得起，也就要放得下。」閔熊兒只好退過一旁，武維揚向

閔三娘道：「三娘，你這麼固執，可錯了，你自己不要輕視了自身是女流，現在我想把龍頭總舵叫你接掌，於情於理全屬應該，你更要看清了，把鳳尾幫殘餘的力量，交到你手中，並不是當年的面貌了，這次叫你總攬鳳尾幫，完全走向正大光明的道路，沒有阻難，沒有波折，這不是當年鳳尾幫的情形了。只有你才肯照着我武維揚的計劃去做，因為你沒有私心，不存妄念，不圖名，不爲利，領率着鳳尾幫殘餘的舊部，自食其力，何況還有一般人助你完成這件無上功德，你再推辭，就辜負我武維揚對你期許之心了。」可是閔三娘仍在搖頭。

鐵拂塵悟因大師，却站起來向閔三娘道：「三娘，這件事你應該仔細想一想，你拒絕武幫主真誠託付的不當，你想，你在藍山九華崖，隱居避禍，爲了發現老船戶雷震霄，黑熊刁四義，在三湘一帶橫行不法，姦淫擄掠，無所不爲，把鳳尾幫完全毀滅到罵名千載，遺臭萬年，你竟自仗劍而起，要除掉這般惡魔，爲鳳尾幫洗刷污名，爲江湖中主持正義，你這種行爲，無論是鳳尾幫中，以及武林同道，對你無不敬服，事情一天比一天的扎手，更發現雙手金銀縱信，在龍山缺壁峯開山立舵，也是一樣以萬惡的行爲，來澈底泯滅鳳尾幫，三娘，事情你已經伸手，自然不能中途罷手，可是你已經處在極

危險的地步，你義無反顧，勇往直前，仗着我們一般同道們，決不容這般惡魔們爲江湖上造成了無窮後患，由這幾個惡魔們就弄成不可收拾的腥風血雨，微俾有現在的成功，可是三娘你要想一想，在這兩個惡魔尚沒有落到最後的報應之前，所有對付他的人，那一個不是死生莫測，如今大功告成，武幫主雖則親自出頭，把龍山缺壁峯收拾下來，可是我們已經有約在先，此後的事決不再過問，不願再糾纏他，他這麼決絕的毅然求去，他也實有不得已之情，你們全是會共患難的人，應該體諒武幫主的苦心，三娘，你先前既然有以死報鳳尾幫的決心，你現在爲什麼不能本着這種念頭，爲鳳尾幫殘餘的舊部造福，只要你不計個人利害禍福，你更應該担当重任，爲鳳尾幫舊日流散四方，走頭無路的弟兄們，樹立下謀生之路，這種事你再推辭，你就對不起武幫主了。」

閔三娘剛說了句事情不同，甘婆子也站起來，向閔三娘道：「三娘，我知道你的心意，你是決不以個人的生死爲念，你只爲恐怕自己沒有這麼大力量，來担当這種重大事，辜負了武幫主託付之重，對不起壇下的弟兄們，這是你的心意，三娘，對於這些事，不必顧慮了，你想龍山缺壁峯這場事，老婆子等一般人，是誰請出來，我們在江湖上行道，就本着殺身成仁，捨生取義，這八個字去做，我老

婆子和這幾位世外高人，全是自己甘心，要和這種扎手的人物一決存亡，我們正是要爲江湖道上主持正義，三娘，你能够遵着武幫主的指示，盡心竭力的去做，倘有阻難，我們這一般人決不能袖手旁觀，依然能够替你盡些力，你還有什麼顧慮。三娘快快的接過去吧。」

這時這個場子內，一時站立的一般頭目們，全在高聲招呼道：「我們愿歸闕香主的領率，遵從他的指揮，爲我鳳尾幫創正當的事業，我們決不會叫三娘感覺到事情的棘手。」這一片的歡呼之聲，武維揚托着這個木盤向前走了一步，把木盤向闕三娘一遞道：「三娘衆意所歸，你還不替我武維揚担当一切麼。」闕三娘此時見本幫人，以及悟因大師，甘婆子等，全是一致的推崇，自己在這種情況下，不接受是不行了，只好往武維揚面前一跪，雙手把這個木盤接過來，往下一俯身，口中說道：「謝幫主的慈悲。」武維揚也還着禮，這時闕三娘把這個木盤往迎面神案上一放，跟着退回來，向着神案及祖師爺叩頭，跟着武維揚叫三堂旗令也全獻與了闕三娘，闕三娘接過來，也全擺在香案上，又行過一次禮。

武維揚却向闕三娘一拜道：「三娘但愿你爲鳳尾幫造福，爲三湘一帶黎民百姓造福，並盼你能够

從龍山鐵壁峯這裏，發揚昌大起來，使鳳尾幫，從此一新面目，我們舊日壇下弟子，也全趁這個時機，重做新人，那就是武維揚之幸了！三娘，武維揚從來不慣說客氣話，更厭惡無味的謙虛，我最後要說一句天良話，你能够在龍山鐵壁峯，把逃亡各處，無法立足的弟兄們，全能叫他們有了安身之地，從正道中得到謀生之路，三娘你不止於爲鳳尾幫造福，也正是救了我武維揚，叫我在雖遭失敗之下，不致於落千載的罵名，我武維揚至死難忘。」說到這武維揚恭恭敬敬，向閔三娘一拜。

悟因大師，甘婆子在一旁聽到武維揚最後的話，全是十分感嘆！跟着往旁一退，鉄拂塵悟因大師，甘婆子，程天寵，甘雲鳳，姜秋野，這般人全紛紛向閔三娘道賀，悟因大師却向武維揚道：「武幫主，老尼也應該向你道賀，龍山鐵壁峯這場事，你能够作這樣的收場，這真是可喜可賀的事了。」武維揚長嘆一聲道：「大師，我還有什麼可喜可賀，我現在仍然是萬分抱愧，我對不起我鳳尾幫壇下一般慘遭殺戮的弟兄，從此後我要找一個清靜的地方，閉門思過，長久的懺悔我一身的罪孽，大師，這裏一切未了的事，可以交給他們辦了，我們應該走吧。」一同出山，分路而行，各尋各的歸宿，將來我們還有再會的時期。」

甘婆子也站起，他也要隨同着一道走，鉄拂塵悟因大師向武維揚看了一眼，武維揚已經明白悟因大師的心意，自己趕緊的向甘婆子躬身一拜道：「甘大俠，武維揚已經放手鳳尾幫的事，我不應該再問，但是武維揚決沒懷着脫身煩惱地逃出是非場之心，現在整個鳳尾幫，整個交到三娘之手，我立時得走，甘大俠你能原諒，可是此番在龍山鉄壁峯，爲我鳳尾幫殘餘的舊部，重樹根基，事情是在開創時，定有一番困難，老前輩，你的熱腸快骨，武維揚早已敬佩，現在求你在龍山鉄壁峯多留幾日，幫助他把一切規模佈置好了，三娘也就可以按步就班去做，甘大俠你就多幫忙吧。」

此時閔三娘，閔熊兒，萍姑，也全在眼巴巴的望着甘婆子，全是願意他暫留在龍山，因爲他是一個久歷江湖，飽經世故的人，他定能指示一切，甘婆子遂點頭道：「我老婆子很願意看看你鳳尾幫一新面目。」閔三娘見甘婆子答應不走，十分高興，武維揚可真個告辭，這般人又全知道他情實不能再留在這，這時沈阿英，沈阿雄一同來到武維揚面前，沈阿英道：「幫主，你一定走，這裏的事情已完，我們哥兒兩個仍願意長久留在幫主的身邊，幫主還是帶我們走吧。」

武維揚腮邊帶着微笑，向小弟兄兩人道：「阿英阿雄，不要再說糊塗話，作糊塗事，你看，連我

全深悔已往之非，過去的事，是無法挽回了，算給我留下終身的隱痛，你們弟兄兩個，此番來到三湘地面，仗着西嶽淮揚兩派的前輩們，全是安心成全你弟兄兩人，你們在龍山鉄壁峯，能够完成這種大功德，真是一生最快意的事，阿英阿雄，這才不枉我辛勤教誨，愛若親生，你們也對得起我，現在我們爺兒三個，全應該把眼光放大了，不要再爲個人恩仇禍福作打算，應該把所有的力量用出來，爲鳳尾幫盡力，爲黎民百姓造福，你要知道，這裏現在正是用人之際，你們年歲青青的，正好在這時盡心竭力，幫助着三娘完成這件大事業。阿英阿雄，好自爲之，我還願意等待着你們將來的成就呢。」

阿英阿雄聽到武幫主以大義相責，這小弟兒兩人也情實願意留在龍山鉄壁峯，跟閔熊兒在一處，爲鳳尾幫整頓將來，阿英趕忙答應着道：「幫主，我們弟兄定然要永遠記住了幫主的教訓，努力的隨在三娘身邊効力，決不會辜負了幫主的希望。」閔熊兒也過來拉住武維揚說道：「幫主你離開龍山，往那裏去？我們這裏的事情安置就緒，一定要去看望幫主。」武維揚道：「熊兒，你也是我最喜愛的孩子，現在你不必問我去處，有了機會，我必然要到龍山鉄壁峯看望你們，我也願意你跟阿英阿雄共同爲鳳尾幫努力。」閔熊兒答了聲是，很有些戀戀不捨的情形。

武維揚向陸七娘道：「錦雲，你的事我全知道了，你能够革面洗心，這是最難得的事，以前的事譬如你已死，未來的歲月譬如你重生，你好好的努力，不要辜負了甘大俠，從苦海中把你救出來，七老那裏，我不再去驚動他，你替我向他致意，武維揚已竟把他看成最可敬的朋友，我現在對於他決不再存一點微嫌了，錦雲，好好的努力吧。」陸七娘趕緊躬身行着禮道：「謝幫主的教訓。」武維揚向鉄拂塵悟因大師道：「大師咱們該走了」鉄拂塵悟因大師說道：「你的事全交待完了，我還有未了之事呢。」

悟因大師跟着向閔三娘道：「三娘，你這裏的事，全在初創，所有船幫，和總舵的弟兄，全應該造花名冊，把船幫完全調撥好了，那麼我們的泗水船幫，現在不能全行撤退，我想叫簡雲彤留下一半船隻，協助你成立這個漁港，你看可好麼？」

閔三娘跟甘婆子等這一般人全明白悟因大師的用意，因為這裏兩千多人，不是容易應付的，一出差錯，就能重掀風波，所以大師要把簡雲彤留在這，正爲是協助着閔三娘，鎮壓部下，只要事情一就緒，就不要緊了，閔三娘等，對於悟因大師這體貼，全是十分感激，遂照着悟因大師的話去辦，大

家先把天南逸叟武維揚，鉄拂塵悟因大師送走，這裏閔三娘立刻宣佈，叫沈阿英掌天鳳堂，叫沈阿雄掌青鸞堂，叫閔熊兒掌金鷗堂，這是內三堂。閔三娘這麼做可是十分冒險，因為這小弟兄年歲輕，可是自己有把握，這小弟兄三個，還有力量能鎮服部下，叫草上飛余忠堂外三堂的刑堂，叫陸七娘掌禮堂，萍姑掌執堂，這是外三堂，三個香主，現在閔三娘這種調度，若是以鳳尾幫那種聲勢而論，閔三娘他對於本幫這樣重要的地位，派了六個人執掌，未免形同兒戲，這六個人聲望地位，全不够相當這麼重要職司的，可是現在龍山鉄壁峯鳳尾幫，是收拾最後殘局的時候，尤其是現在的計劃，打算要根本改變鳳尾幫過去的行爲，絕不再作那干犯法禁，販海砂子的事業，要在龍山鉄壁峯這裏，開闢成一個大漁港，所有的船隻，完全變成漁船，墾荒，種田，開闢林場，所以他們絕不想再用鳳尾幫過去一切的規模組織，只要事情佈置就緒之後，連內三堂外三堂過去的名義，也要完全去掉不再用他。

第九十一章 興漁業洗手作良民

現在閔三娘他是明知道水旱兩面，鳳尾幫的舊部，不下兩千餘名，對於陸七娘跟小弟兄三人，難

免有不服的，不過他們也止於是藏在心裏，不敢說出口來，形諸顏色，就因爲天南逸叟武維揚，他可有鎮服這般人的威力，他雖則明面上是把鳳尾幫的事完全謝絕，可是誰也知道，他絕不會漠不關心，閔三娘拿定了主義，只要佈置好了，要用事實的成效，來收拾人心，就是拿行爲叫他們看，並且甘婆子母女，鉄鷓鷹程天寵，姜秋野等一般人，全沒走，在這裏也給閔三娘助了威。

沈阿英，沈阿雄，閔熊兒，接掌三堂旗令，站在一旁，閔三娘向沈阿英道：「現在請沈阿英，沈阿雄兩位香主各以本堂旗令，安置水旱兩面的弟兄，叫他們要遵守幫規，嚴守紀律，在沒有分派職司之下，任何人不准擅自出入，所有水旱兩路，有沈阿英沈阿雄分派出水旱兩路的舵主來，劃成若干隊，各有領率人，更叫閔熊兒挑出八十人來，清查全山所有，山上存的食糧、衣物、銀錢、兵器，全要造出冊子來，凡是本山所有的大小船隻，也全要造冊子，這些事統限三天內辦齊，閔熊兒趁這時向閔三娘報告，鉄壁峯的峯頭那裏還囚禁著羅義鮑子威一個親信黨羽，雙插子尹惠，並且鉄壁峯上還有那個惡魔許多私蓄，跟幾千担糧食，還是趕緊地全運下鉄壁峯吧。閔三娘遂請鉄鷓鷹程天寵，跟隨着閔熊兒，另外帶了十幾根長繩，從那條巨索上翻上鉄壁峯，他們把帶上去的繩索接連一處，先把雙插子

尹惠接下來，然後陸續的把上面的儲藏，也完全運下來，此時鷺頭蕩口，仍然是由泗水漁家簡雲形，帶着他的泗水船幫，守住他的鷺頭蕩口，這一來倒是沒有一個逃走的了。

因爲武維揚等一再聲明，只要肯安心在這裏効力的，絕不能再危害他們，誰不願意留在這，用不着逃，只管明着走，絕不阻攔，可是這一天安安靜靜，那個橫江龍崔倫，他到縣城去買棺木，直去了整一天的功夫，未回來，好在簡雲形派泗水船家的船跟隨他去的，雖則時間耽擱的很晚，可是絕沒人疑心，船開進鷺頭蕩內，這些事却不用閔三娘再管，船到了虎牙陀口，把棺材運上岸去，像這種事不關心的人也就不理會了，因爲三陰絕戶掌羅義，要命郎中鮑子威兩個人，是死有餘辜，罪有應得，到現在全山的人被這般抄山的人屢次宣揚，他們的陰謀詭計，一般弟兄們全知道了，認爲這兩個老賊手段是過分的惡辣，他們想到投入龍山鉄壁峯之後，一切的行爲，果然是全披上了一張賊皮，叫你至死不能翻身，所以現在羅義鮑子威陳尸在鉄壁峯下，這些人們就沒有去看他的，連雙手金鏢羅信死後，全被拋入山澗中，可是他們兩人還能够落一口棺材，這也就很便宜他們了，羅義是沾了他女兒陸七娘的光，鮑子威却沾了這個橫江龍崔倫的光了。

棺材運進來天色已晚，前後山是正在忙着，沈阿英沈阿雄閔熊兒全在忙着調度水旱兩路的弟兄們清查全山，造具花名冊，清理總舵這裏的火場，所有搜查出來的資財，食糧、器械，全送到總舵這邊，羅義鮑子威他們在龍山銜壁峯，雖則時日沒有多久，可是他們曾經連續在沿江一帶搶劫擄掠，他們聚集了不少資財，現在搜索出來，這可是不義之財，作有益之事，他們這裏忙亂着兩口棺木抬進來，陸七娘終歸是尙存着父女之情，別看羅義，生前對陸七娘屢次下毒手，到此時陸七娘仍然是很痛心的，帶着人舉着燈籠火把，來照顧着收殮他爹爹地尸體。

那橫江龍崔倫，他却照顧着收殮鮑子威，並且顯着他十分顧江湖的義氣，對於鮑子威是個別的關心，趕到臨往棺材裏搭時，他竟自親自幫助弟兄們，把鮑子威的尸身放入棺材內，棺材蓋一合，立刻叮嚀的一陣響，把棺材蓋釘好，三陰絕尸掌羅義的尸身，在陸七娘照顧之下，也放入棺材內，陸七娘仍然是很痛心的痛哭了一場，他確實不是真個的捨不得老爹爹，自己不過勾起個人的傷心事，想到自己過去的一切，幾乎落個萬人唾罵，很微倖的得遇到甘婆子，這才把自己收入門下，總算成全了個人的後半世，現在真個的乾乾淨淨了，再沒有自己一個骨肉親人了。

這裏橫江龍崔倫，催促着弟兄們就在緊靠鉄壁峯下刨了兩個坑子，把兩人的棺木掩埋起來，這一帶是石頭多，土沙少，雖也堆起兩個坟頭，全是浮動的沙石，這樣把他二人葬埋在這，用意就是爲江湖上一班逞凶作惡之徒作個警戒，叫他們看看三陰絕戶掌羅義，要命郎中鮑子威，兩人是多大本領，所得的結果如何，這裏把二人葬埋之後，陸七娘等回轉前面，今晚直忙了多半夜，可是事情太多，一時那能就全就緒，第二天，仍然在忙亂着從新佈置這個總舵。

閔三娘已經打算好，此次只要把這個漁場立起來，索性走明路，因爲龍山鉄壁峯擁有這哪些殘餘黨羽，上百條的船，這聚集起來，很有聲勢，這樣必須把脚步站穩了，各處官府的力量，也在逐漸恢復，恐怕風聲傳出去，就有地方官人前來干涉，閔三娘跟甘婆子商量着，還是在該管的地面我們設法領出牙帖來，照樣的爲官家交漁稅，地方官能得到一大筆的收入，我們也可以用安善良民正式的漁業在沿江一帶出現，至於墾荒立林場是一步一步的辦下去，現在趕緊的是整頓船幫。

閔三娘跟甘婆子，商量着派人到黃石谷把黃浩接了來，趁勢告訴黃石谷的一班獵戶，叫他們趕緊預備，現在已經保證能叫黃石谷所有的人，重返虎牙陀，這裏更能協助他們安家立業，往後這班人他

不願意打獵，照樣的由他們去作，不願意再吃這一行，就可以全歸入林場，經營這種買賣，只要作得有了根基，養幾十家人是很容易。

甘婆子道：「獵戶孫彪等全是那麼有血心的漢子，此次覆滅龍山鉄壁峯兩個惡魔，他們總算是跟着盡了極大的力量，我們也應該向他們道謝，叫我師弟鉄鷓鷹程天寵走一遭，更不必叫他們再猶疑，趕緊的叫他們隨着全趕到鉄壁峯這裏，着手安家立業，他們也很需要很多日子的工夫了，這樣叫這羣朋友們也看着我們這班人不辜負他們一片熱心相助。」閔三娘點頭答應，把鉄鷓鷹程天寵請了來，打發他去到黃石谷接黃浩等和一班獵戶們，鉄鷓鷹程天寵立刻起身。

他爲是抄近路，仍然從後山走，現在後山招魂澗以西一片山頭上已經全查勘好了，四下已經按了標記，預備作圈子，把整個的鉄壁峯全圈在裏邊，靠着鉄壁峯前一帶，因爲這裏是一片亂石坡，離着前邊總舵的房屋還有一箭多地，所以這裏仍然十分清靜，鉄鷓鷹程天寵從總舵後面轉過來，他是一直奔鉄壁峯南這段路走過來，鉄鷓鷹程天寵此時想到三陰絕戶掌羅義要命郎中鮑子威這兩個，這幾年來，因爲鳳尾幫的事，弄得江湖上到處散下一片腥風血雨，人人恨他們，人人怕他們，可是現在竟

落得慘死鉄壁峯下，薄棺一口，石土一堆，生前那癡脾睨一切，目中無人，可是到現在威風何在，死後還落了罵名，這是善惡斜正兩途很明顯的結果。

鉄鷓鷹程天寵因爲不是什麼忙事，他不由己的竟走向鉄壁峯前，要看看這兩個人的坟墓，趕來到鉄壁峯附近，越發的嘆息，把他二人掩埋在這，這也不過是剛埋上，過不了多少天這堆土石也就平了，可是鉄鷓鷹程天寵，此時看到南邊這個坟堆，下面正是埋的娶命郎中鮑子威，這一堆土石，好像是已經弄平了，重堆起來的，在昨夜掩埋他二人時，自己看見雖則這兩個坟頭全是浮動的沙石，堆起三尺多高，也是齊齊整整的，現在鮑子威這個坟頭，石頭土沙堆的那麼零亂。

程天寵，看着疑心想不出個道理，這是什麼人對他死後仍然憎恨他，想把他這個坟頭子弄平了，或者也許是有血腥氣，夜間有野狼狐狸一類的野獸，要把這個坟頭刨開，這種想法十分牽強，程天寵自己倒不便瞎費這種心思來猜測他，一點用沒有，剛走出十幾步，眼角中突然看到對着鉄壁峯那個號燈桅桿的後面，一排小樹林，有一個人在那裏一閃，程天寵只看到衣服的颜色，可是並沒看清面貌。

程天寵忙着招呼：「樹林子裏是那一位弟兄別走，我有事。」這時小樹林內有人答道：「程老師傅，你招呼我麼？」跟着從樹後轉出一人，正是那橫江龍崔倫，他向這邊走過來，口中招呼着道：「程老師傅，」這是往那裏去，程天寵可也沒什麼介意，遂向橫江龍崔倫道：「崔師傅，你看那位鮑香主的坟頭，好像是被人平過，總舵上已經交代過，事情就了清，還要把這座坟收拾一下，作為鳳尾雙所有部下正式洗手的紀念，崔師傅你回頭招呼兩名弟兄，把這兩個墳頭整理好了，我那有泥土的細石沙子，潑上水把他拍平了，風吹水淋就不怕了。」

橫江龍崔倫趕緊答應道：「程老師你也這麼慷慨，不再記恨他們，我也是因為鮑香主的墳頭子散了，沒有總舵上的話，我不敢擅自作主，恐怕落別人的話說，你還是往那裏去，程老師只管請吧，我全辦了。」程天寵因為他沒聽明自己話的意思，他還認為我程天寵也還關心這兩惡魔的身後，自己不便再說了，遂向他點點頭，說了聲：「我到黃石谷走一遭，回頭見。」鉄鶴鷹程天寵趕忙去黃石谷，到了黃石谷，自己向大家一報告龍山鉄壁峯的事，黃浩和一班獵戶們，沒不額手稱慶，認為事情能够這麼順利的解決下來，實非易事，孫彪等一班人，立刻召集這裏所有的獵戶們，各自動手收拾各人家

中所有的什物，能够帶的全裝了筐子打成担子，那個孫大娘他比誰全高興，更喜歡了那個虎子，他是跳前跳後，不住的拉着這個，扯着那個，滿臉堆笑的告訴他可盼着能够跟閔熊兒見面了，並且也可以再看到金七老，自己還要跟他學功夫練本領呢，小孩子家這麼歡歡喜喜的，孫大娘等全忙着收拾一切，等到晚半天，已經全收拾好了。

孫彪向弟兄們商量着，出黃石谷的前山口，多走些路，僱兩隻船趕奔鸞頭蕩倒可以省了多少麻煩，鉄鷓鷹程天寵因爲獵戶們從前山走總得走一天多的路程，遠着好幾十里地，遂叫黃浩跟隨獵戶孫彪等一同走，自己仍然從後山這裏回去，雖則是路途上辛苦，可以早一的回到龍山總舵，現在天色已經不早了，他們若是此時就起身，還得就攔雇船，就是上了船，船家也不肯連夜趕，遂告訴孫彪等天亮後起身，一正天的功夫差不多也就到了鸞頭蕩，無論時候早晚，那裏全有人迎接等候，這一來只把個虎子急的抓耳撓腮，程天寵他遂先行趕回龍山總舵。

好在這段山道雖是難走，程天寵等在這一帶全走過數次，現在尤其跟從前不一樣，龍山鉄壁峯的事，已經解決，現在一路上不用再提防着有人暗算，形迹上也不用再隱秘了，就這樣也是過了二更後

，才趕到龍山鉄壁峯，現在後山頭一帶已經動工按裝圍子，這一帶常川有人守衛，現在雖則已經沒有爲仇作對的人了，可是因爲這後山一帶，面積太大，過分荒涼，所以在夜間有閔熊兒分派十幾名弟兄，在後山一帶防守瞭望，程天寵到了這裏，趕緊向守衛的打過招呼，越過了招魂澗，往鉄壁峯前轉過來，在星月之光下，看到鉄壁峯前羅義鮑子威那兩座墳墓已經修築的齊齊整整，程天寵倒覺着橫江龍崔倫這個人，實是一個江湖上有血性的朋友，他對於羅義鮑子威的身後，竟肯這麼注意，這真難得的人，往後倒要另眼待他。

程天寵順着後面轉過來，這裏仍然是龍山總舵舊日一般頭目人住的地方，前邊大寨敞廳一時半時蓋不起來，閔三娘等這般人，就把緊靠着敞廳後一排房子作爲辦公之地，叫這裏原住的人全搬出去，這裏一排是三個木柵圍成的院落，當中一個，就是雙手金鏢羅信生前所住的地方，這三間屋子非常高，軒敞，閔三娘就把這裏作他辦公之處，甘婆子，跟陸七娘，甘雲鳳全住在偏南邊一個院內，這裏是一排比較小的房子，收拾的也十分乾淨，雖則經過這場事，並沒有毀掉，靠北邊是要命金七老，跟程天寵，和三個小弟兄在這裏住。

金七老是屢次要走，閔三娘陸七娘因爲他傷勢重，苦苦的挽留，不肯叫他走，因爲這個金七老他自從十二連環場事後，他自己並沒有**一定安身之處**，奔走風塵，到處爲家，陸七娘現在對他是十分關心，無論如何叫他把身體恢復了舊日的強壯，他愿意走時一定由他，陸七娘知道他的性情，告訴金七老龍山總舵的事不願意管，可以不管，好在閔三娘也深知七老的脾氣，並且小弟兄更是敬重你，你只算一個客人，在這裏多住些時也可以看看三娘一切的作爲，他是否能够把這個龍山凶殺很鬥之地變成漁鹽安樂之鄉，真個的辦得有成就，七老看着不也痛快麼？陸七娘這麼盡力勸濟算是金七老留下。

程天寵從後面轉過來時候雖然不早了，可是這一帶燈火全在亮着，程天寵來到當中的這個柵門前，柵門在敞着，程天寵看到迎面屋子的窗上還有人影恍惚，知道閔三娘是沒睡，他遂走進裏面，咳嗽了一聲招呼道：「三娘還沒歇息麼？」跟着門一開，閔熊兒迎出來，說道：「程老師回來了，黃石谷的人到了沒有？」程天寵道：「他們不會來的這麼快，你想他們在那裏住的很久，全是憑着血汗謀生的人，破家值萬貫，他們什麼也不肯扔下，因爲他們帶的東西多，翻山過來不能走，所以他們頂早也得明天晚半天到，說着話已經走進屋中。」

第九十三章 觀崔倫兩次起猜疑

閔三娘，萍姑，陸七娘全在這，他們是在商量着一件事情，桌上堆着許多紙張，閔三娘等，全向程天寵打招呼，程天寵道：「三娘太辛苦了，二更已過，還不歇息，」閔三娘道：「事情太多，簡直是忙不過來，我們正在商量着，仍然把前面那個做庭蓋起來，往後我們這裏立起漁場，立起農莊，山上的林場，也要同時開辦，現在我們全是一般安善良民了，不斷和外面交接來往，我們把這做庭蓋起來，決不再立神壇，把這裏作爲大樞，迎接買賣，招待客人之處，我跟甘老婆婆也商量過，認爲這慶作，也很對，現在我們正商量這圖樣。程老師認爲這麼辦對不對？」

程天寵點了頭道：「很好，既然是想成就事業，我們雖不要過分鋪張，也得略具規模，才像個樣兒」說話間落坐，程天寵把黃石谷的事情報告了一下，程天寵說完了話，可就站起往外走着，忽然想起一件事，向閔三娘道：「三娘那個鳳尾幫舊日老弟兄，橫江龍崔倫，他是個很有血性的朋友，往後倒要重用他，才對，我們闖江湖的人，最注意的是這一路人，恩怨分明，生死不渝，這種人最叫人敬

重。」說到這句程天寵却看了陸七娘一眼，他的話可就十分謹慎的說了，跟着說道：「像羅義，鮑子威，所行所爲，實在是令人難容，可是這個橫江龍崔倫他因爲要命郎中鮑子威對於他有恩，他竟能够始終不忘了鮑子威待他的好處，像鮑子威這樣人，已經犯了衆怒，崔倫他自己本身還得留在龍山，這樣在一個平常人，總要爲自己打算，爲自身利害計，必然要避免嫌疑，可是他決不爲自己打算，他更不怕自身有什麼危險，但然的當衆說出，鮑子威待他有大恩，雖是他已死，崔倫還照顧他的身後，我往黃石谷去的時候，路經鉄壁峯下，看到鮑子威那個墳頭土石，是非常零亂，好像是有人動過，我猜測着仍然是有人舊恨難消，想把他的墳平了，恰巧橫江龍崔倫也在樹林裏張望，他見我在那裏，告訴我他已經看到了那個墳頭被毀，因爲他沒奉報三娘你，不敢動手收拾，他的情形是十分惋惜，認爲人死不結怨，誰也不應該再對他的死後還存着報復之心，我當時告訴他，只管我兩個人把墳收拾好了，方才我回來，路經那裏，兩座墳已經收拾的正齊堅固，這個人對於鮑子威死後這麼關心，他這種行爲，不很難得麼？」

閔三娘聽了程天寵這番話，微微冷笑，向程天寵道：「程老師，按着他這種行爲，是很對，我們

不能因爲羅義鮑子威的行爲，就把和他有牽連的人，看成一樣，一筆抹煞，不過我知道的不僅是這樣，對於這個人此後還要注意些才好。」程天寵愕然道：「怎麼？三娘可是發現他有什麼情形了？」閔三娘道：「你問問璞貞就知道了。」程天寵向陸七娘道：「璞貞，你可有什麼發現，往後我和你說話有失口的地方，你要招待。」

陸七娘也明白程天寵這個意思，因爲三陰絕戶掌羅義，所行所爲實是犯了衆怒，所有的人，對於他只要一提起來，不會有好聽的話了，只爲有個人在這裏，他們有許多礙口之處，陸七娘眼圈一紅，幾乎落下淚來，點點頭道：「程老師我不會那麼糊塗，他所行所爲，實在是把事情全做絕了，我雖是他的女兒，有什麼力量維護他，這我已經感激大衆，對他的寬厚，不看在我的面上，恐怕早給他分了屍，任憑誰說什麼，我也不會再介意了。」跟着陸七娘把自己所看的情形說與程天寵。

就是今天黃昏時候的事，陸七娘雖則被派執掌禮堂，他對於這件事不能不繼承，因爲他已經立下志願，個人總要爲鳳尾幫盡所有的力量，來贖自己的罪惡，所以閔三娘派他掌禮堂時，他毫不遲疑的答應下來，不過他個人終覺得心緒不甯，在今天太陽落下去的時候，他到了鉄壁峯前，看到了爹爹跟

鮑子威的兩座墳，已被人收拾得齊齊正正，陸七娘他可明白，這樣他愈覺痛心，因為他知道這兩座墳明擺在這裏，是多留罵名，誰看見這兩座墳，誰就想起他們生前的罪惡，還不如埋在後山，日久倒全可以忘掉，陸七娘勾起了十分的痛心，自己站在這哭了一陣，因為哭的眼紅紅的，往前面去定被人看出來，他索興順着鉄壁峯旁往後轉過來，他此時心緒不甯，不由自主的一直的往後走。

現在鉄壁峯南北招魂澗最窄的地方，已經裝了兩道小木橋，因為後山已經動工圈柵牆，前山的人不斷來往，這樣就便利了，陸七娘順着山澗邊小木橋走過來，他遂轉着招魂澗的西邊從南往北走，一直的到了鉄壁峯後，緊對着山澗這邊，陸七娘抬頭看了看這座高聳天然的鉄壁峯，峯後雖也有着腳之處，可是險峻異常，陸七娘想到沈阿英，沈阿雄，閔熊兒三個小弟兄，偷渡招魂澗，強登鉄壁峯，真是九死一生的事，太不容易了。三個少年這種勇氣，真叫人可敬。

現在天色可不早了，後山數十名弟兄，清理山道，建築木柵，此時一隊一隊的可全收了工，全向前山走去，陸七娘他轉身來，往前又走了幾步，往西往北看了看，所有工作的弟兄們，全走盡了，雖則順着圍子邊，派人把守可是離着招魂澗這裏很遠，陸七娘因為天已經黑下來，自己剛要轉身，突然

聽得身後不遠，轟的一響，竟有一個人，分明是從一片荒草中鑽出來，陸七娘他在濶邊這裏，站了半響，他決沒出聲，這個人似乎沒防備到這裏有人，他一定是只注意着西邊一帶散工的弟兄了。此時他那情形是分明要退回去，可是陸七娘已在開口問「誰」？這一來他只好往前走，口中也在招呼，趕情是陸香主麼！你到這裏作什麼？」他這一發話，女屠戶陸七娘這才聽出，趕情是橫江龍崔倫。

陸七娘他在江湖上，也是二十多年，他這個女江湖，本身就是極厲害的人物，聰明伶俐，足智多謀，他現在迴心向善，痛改前非了，他是完全走上正途，一點壞事是不作了，可是他的聰明智慧，不會變了，還是一樣，在他眼皮子底下，什麼事也搪不過去，他認為橫江龍崔倫這種舉動，太可疑了！這是一個荒涼無人的地方，他分明從那邊荒草鑽出來，陸七娘沉着面色，向前走，湊到近前，說道：「原來是你！」

此時這個崔倫把兩手垂下來，帶着很恭敬地態度，臉上的神色一點不慌張，不過兩隻眸子不住地動，陸七娘問道：「崔舵主你還是從那裏來？」橫江龍崔倫，他竟啞的先嘆息一聲，向陸七娘道：「陸香主，不要提起，我這一肚子冤枉沒處訴去，陸香主是知道，我是鳳尾幫壇下舊人，鮑香主待我有

再造之恩，一個闖江湖的朋友，恩怨分明，不能因爲人死了把他待你的好處全忘了，像這次龍山鉄壁峯的人，他們任憑用什麼狠辣的手段，那是兩下各走極端，誰也不能再留情，還情有可原，像龍山總舵所領率的弟兄們，當初全是投奔在羅香主，鮑香主的麾下，如今兩位香主失敗，歸到別人手下，像這般弟兄們，既然是誰的力量也不能抗，最好是任什麼事別再多管，可恨他們現在竟自下井投石，趁着這個機會，對羅香主鮑香主過去的好處，全忘了，他們是開口就罵，鮑香主的墳不知被誰以小人的心，把他的墳幾乎弄平了，那位程天寵老師父，正好看見，派我帶人把他修整結實了，那知道我帶着人去收拾這兩座墳，不知挨了多少罵，聽了多少閑話，這種情形，我還無法向龍頭總舵報告，我一肚子委屈，恐怕再和他們說話，非弄出是非來不可，我悄悄地溜到鉄壁峯後找了這麼一個清淨地方，在這裏待了有一個時辰了，我爲的是心頭平靜一下，再回前山，想不到陸香主也會往這裏來，陸香主他們這種情形，叫人多可氣。」

陸七娘聽橫江龍崔倫，說了這番話，自己認爲他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這癩鬼鬼祟祟，隱藏在這裏，他這番話分明是還得叫自己承情，陸七娘可就疑心，龍山鉄壁峯的事，是才見了起落，這個橫

江龍崔倫，他又是要命郎中鮑子威的親信人，這個東西是嘴甜心苦，最怕他在這個時候，趁火打槍，或許是他在這一帶隱匿了什麼財物，除了這種事，想不出什麼道理來，陸七娘可不便當面說破，再往下追究，遂哼了一聲道：「崔倫，我很承你的情，羅香主的身後，也多承你照顧了，現在是個人行個人的，別人說什麼任憑他去說，不必理他，也就是了，方才總舵上大約是找你了，你趕緊往前山去吧。」橫江龍崔倫答應着，立刻順着招魂澗邊向前走去，到此時他的一切舉動上，還是很從容，一點慌張的情形沒有，陸七娘看着他的背影不禁暗暗點頭，心說好個老辣的東西，可是你落在我眼中，就逃不開了。

陸七娘容他走遠，現在天可黑了，陸七娘把方才橫江龍崔倫竄出來的那片荒草地詳細勘查一下，可是一點發現沒有，陸七娘心想索性明天再說，七娘這才回轉前山總舵，悄悄地把這件事說與了閔三娘，連甘婆子可也告訴了，閔三娘想了想，向陸七娘道：「真要是像你所想的那種情形，他趁齋這個時候，隱匿些財物，這種事無關重要，於我們身上沒有多大妨礙，也不過是他在龍山待不久，早晚有機會他是要逃走了，可是我們現在整頓全山，變更舊法，人心還得安定之下，可怕的是他有什麼陰謀

詭計，破壞我們的大事，那可很容易吃了他的大虧，然這種情形，趕緊告訴阿英，阿雄等，要十分注意他，有什麼可疑的舉動，隨時的監視，不得已時甯可把他打發走，不要因為他一人影響大局，這是黃昏後的事，趕到程天寵從黃石谷勸回來，在閔三娘面前，盡力的獎勵他，閔三娘這才把事情經過說與了程天寵。

程天寵這一聽七娘這番話，哼了一聲道：「有這種事，我看到他時，他也是隱藏在一片小樹後，我是被他這種不忘恩有義氣蒙住了，所以看到什麼可疑，絕不肯再往疑心處想了，這樣看起來這個人是個很難惹的東西，我們是應該注意他，說着話，程天寵告辭出來，回去歇息。

到第二天閔三娘在忙着叫沈阿英沈阿雄趕緊地相度地勢，趕緊地簡單搭蓋房屋，因為黃石谷的獵戶們人很多，多半帶着家小，他們到這裏時，暫時固然可以撥幾隻大船叫他們住，不過他們來了就是長久叫他們住下去，房屋是終歸要用的，現在就仗着人多，本山現成的木材，就在鸞頭蕩內，虎牙港邊，臨時搭蓋起二十多間木頭房子，這不過為是臨時先叫他們住下來，跟着另行起蓋正式的房屋，這樣當天晚間只要他們來了就有住處了，阿英阿雄弟兄兩人領率着三百名弟兄，到了晚半天這二十多

間房子全搭好。可是天黑了黃石谷的人還沒到。

閔三娘又向程天寵問了一次，程天寵說：「他們一定是今天起身了，因為自己看得清楚，他們把飲食用其全收拾起來。」閔三娘告訴沈阿英派兩隻小船，帶着燈火趕緊地迎接他們一下，沈阿英遂向姜秋野一商量，叫姜秋野帶着船去迎接，這裏這一般主要人，全是願意跟黃石谷的獵戶們見面，所以全等待着，一直到三更過後，此時鉄鷄騰程天寵等還仍然留在虎牙沱，這裏等候，眼着回來一隻小船。

現在鷺頭蕩口一帶，仍然是泗水船幫的船隻，在守護着，這時打發去的兩隻船却先回來，一隻入鷺頭蕩口，向裏面報進來，姜秋野已經迎上了黃石谷所來的船，因為風不順，走的很慢，所以就擱了這會兒，可是這隻小船卻帶來一個人，一入鷺頭蕩口，艙內鑽出來一個小孩子，正是孫彪的那個小兒虎子，他還是聽水手們的囑咐，船不進鷺頭蕩口，不許他出來，此時入了鷺頭蕩，他早等不得了，在船頭的船板上亂跳着亂招呼：「七老，你在那？我來找你了，熊哥，你怎麼不出來，我想你呢？」水手們只笑，攔着他，道：「虎子，你亂嚷什麼，這不是白費力氣麼，他們全在裏邊了」虎子任憑他們

攔阻，他還是一聲連一聲的招呼，這個孩子是一片天真，小船一直得到了虎牙沱前，水手們道：「小虎子，你還是白費勁，你招呼的人，一個沒在這，要想見着他們，還得叫人抱着你跑一段路呢。」

虎子把兩隻大圓眼一瞪，說道：「你胡說，你敢瞧不起我，我憑什麼叫人抱着，那多麼難看，我跑山路比你的本事還大呢，別欺負我小孩子，金七老！還是我師父呢，他一瞪眼，就把你們嚇死，岸上的人，我全認的，這裏的人全是我的熟人。」水手一邊搖着船，一邊笑着，說道：「這點小孩子，說大話，你全認得，你怎麼不認得我，虎子急得紅頭漲臉，跳着腳道「你怎麼這麼急，人竟會吃飯，搖船全沒勁，我全認識，偏不認識你，你一定不是好人。」此時這隻小船離着虎牙沱邊已近，沈阿英跟程天寵全在這，沈阿英招呼道：「小虎子，你倒先來了。」

虎子看到了沈阿英，也在拍手招呼道：「阿英哥！我們全來了，我熊哥哥呢？」他是只惦着閔熊兒，沈阿英遂答道：「你快上岸，帶着你去找他。」船此時已經離着岸邊還有五六尺，那個和虎子玩笑的水手，抄起一根竹篙，往岸上一點，爲是把船定住，這個虎子也太性急了，他看船頭已經快到岸邊，他猛然一把把這個水手一推，說了聲：「我恨極你了！躲開吧！」虎子別看人小力氣可不小，他

一推這個水手，用力的往岸上一跳，這個水手被他推的身軀向前一栽，他趕緊的把篙竿子用力的往岸邊石坡上一頂，這一來，小船是猛往後一退，虎子是正往下跳「撲通」一聲他整個的仰面朝天落在水中。

第九十四章 衆獵戶舟行逢異事

仗着水坡邊的水淺，虎子是四肢往起掙扎，沈阿英一個箭步竄過來，一伸手就把虎子提起來，口中在招呼，「虎子你灌了水麼！」虎子在沈阿英往起一提他，往懷中一抱時，他撲的一口水，全噴在沈阿英的臉上，虎子那裏用手還在抹着臉上的水，他用力一推沈阿英從他懷中跳下來，這一來連程天寵，以及岸邊站着的弟兄，全鬨然大笑，那個水手也怕把虎子摔着，他也跳下來，此時虎子跑過去，是連踢帶打，說定了這個水手成心發壞，叫他喝水，他非叫水手扒在水裏也喝兩口才饒他，沈阿英也在笑着，抹着臉上的水，把虎子拉過來道：「虎弟！算了吧！這裏的人誰也不會欺負你，我閩能弟等着你呢，立刻打發兩名弟兄把虎子送進山去，趁勢報告一聲，這裏功夫不大黃石谷的獵戶全到了，正

好虎子被領進去。

閔三娘得到了信，除去要命金七老甘婆子沒從後面出來，像甘雲鳳等這班人全因為孫彪等他們實是江湖上的好漢，有血性的男兒，任憑如何帶累他們也是情甘樂意，沒有半點不願意的神色，這種人到了什麼地方也是受人敬重，閔三娘等走到半山，程天寵沈阿英已經跟隨着孫彪等一班人往裏走來，雖則是在虎牙沱已經給他們安置了歇宿的地方，可是不能不往總舵裏邊讓，不管天早晚，總得是叫他們看一看裏面的形勢，並且金七老甘婆子也全在等待着。

孫彪等雖然傷痕還沒全好現在仍然紮裹着，他們格外的高興，尤其是那個孫大娘，頭上的傷也仍然在紮裹着他拉着，陸七娘有說有笑，在燈籠火把下，不住的問長問短，陸七娘雖則也是身體沒恢復，此時却振起精神來答對着孫大娘，走過這條很長的山道，金七老甘婆子也全到了總舵的柵門邊，虎子一手拉着金七老，一手拉着閔三娘，此時他的衣服還是水淋淋的簡直話不勝他說的，衆人來到近前，孫彪等全知道金七老有險些死在銜壁峯，全向前慰問，甘婆子却趕過來拉住孫大娘道：「大娘，我們說的話全實在的作了，大娘你該高興吧。」

孫大娘拍着手道：「我就早知道我們應該時來運轉，虎子他爹，這些日臉上冒紅光呢。」這個豪爽的女人，這句話引得大家全笑了，一同往裏走，閔三娘指點着總舵內的情形，略述動手時經過，這才一同來到敝廳遺址的後面，閔三娘所住的這道院內，現在好，三間屋子人全滿了，大家是歡聲雷動，閔三娘更早已叫人預備了夜飯，就在閔三娘屋中，擺了三桌，雖則龍山鉄壁峯現在一切事可決不從鋪張誇耀上去作，因為在這一時期，這是只有消耗，沒有生產，二千多人，食指浩繁，現在決沒有絲毫意外的收入，就仗着搜出來的食糧和一切資財，所以閔三娘時時告誡着三個小弟兄，事情是越快越好，墾荒是只有賠錢，就是山上的土脈好，也得一年後才有收益，現在趕緊辦的是漁港林場，這兩樣一開辦，就能有收入。

現在款待這班獵戶，倒是弄得又精緻，又簡樸，孫彪等聽到這裏一片計劃，他真是高興，告訴閔三娘，除了本山自己需用獸皮和野味，他們完全包辦能够十足供應，他們可從此請願意放下獵戶的生涯，把他們撥在漁港，或是林場，他們願意和弟兄們共甘苦，閔三娘點點頭，因為現在這些事用不着怎樣確定，容得事情真個的着手經營，臨時安置他們很容易，現在這班人歡喜，虎子是加倍的高興，

現在已經到了後半夜他一點不睡，兩個大眼睜得圓圓的，一會跑在金七老身邊，一會拉住閔熊說個不休，沈阿英看着他好笑，連孫大娘現在全沒工夫給他換衣服，他的衣服那乾的了；沈阿英遂把虎牙沱虎子落水的事說上來，惹得大家又是鬨堂大笑。這個孩子也天生帶了人緣來，誰看見，誰也喜愛他。

可是沈阿英說過這番話，孫彪却扭着頭向閔三娘道：「三娘，我現在還不知道稱呼你什麼好，我還是這麼叫着順口，這一說，我們爺兩個有點好運不善交，虎子弄個落湯雞，我也險些成了渾水魚，頭裏來的船沒報告你麼。」閔三娘道：「沒有，你這個寶貝兒子，他一個人鬧的誰也不得說話，莫怪你們到的這麼晚，難道中途出事麼？」

孫彪道：「現在可說不定，也許是誤會，並且一個是夜間，是難免的事了，我們船一共是三隻因為破家全要帶來，什麼也捨不得的扔，所以咬着牙，多花了幾串錢，僱了三隻較大的船，可是今天的風勢又不大順，晚半天波浪比較大些，所以晚半天趕不到，可是大家全心急，誰也是盼着早早的趕到龍山和大家見面，遂催促着船家無論如何多辛苦些，到了地方，一定多給幾百錢的酒錢，太陽落了後，離着鷺頭蕩還有十六七里，並且是逆流，還是一個大江岔子，我們船往前走，一直的過了牛角灣，

一處淺灘，那是個很難走的地方，仗着人手們對於這一帶的水程全清楚，不會出事，再往前走，水可越發深了，這條道你們大約也知道，這整整是龍山的北嶺下一帶，雖則山勢並不是頂到那爲上，可是這裏這道大水岔子頗便於航行，就算是橫穿龍山北嶺下。

我們的船往前又上來二三里，那一帶是緊貼着一片山坡前，盡是葦塘，形勢還很凶險，我的船在頭裏，正往前走，眼前是一個往北探出來的一個三角形的孤汀，船得彎轉一下，轉過去船是往南把頭，那個地方，名叫分水岔，雖則有名字，附近可沒有人家也沒有船隻，我們船貼着葦塘邊已經船頭轉過來，斜往南一調轉，突如其來的一隻小船還帶着水花翻飛，木槳的聲音就辨別出船走的快，我們的船往前更再竄出丈餘才可過了這個分水岔子口，這是一個丁字形，他這隻船猛往前衝，我們的船往前進，往後退，全來不及了，後梢掌舵的高喊着，哥們，這是怎麼使船，還不倒翻槳等什麼，喊聲中，本船的水手，可是用足了力一個猛勁的向前竄，那隻小客船似乎也是出於意外，沒想到這麼巧會有船隻橫阻水岔子口，他們船快，眨眼間已經到了。欲知詳情，請看十一集。



上海勵力出版社